

氏元翁所

魯迅先生



王 冶 秋 著

光華書店發行

# 生先迅魯的前元民

著 秋 治 王

行發店書華光

民元前的魯迅先生

著者 魯迅

出版者 峨嵋出版社

發行者 光華書店

東北·華東·東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Mingyuan Giand  
Lusiun Sionshen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初版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先生忌辰  
發行東北版初版五千册

# 目次

自題小像詩……………魯迅 一

悼詩……………許壽裳 陶冶公 二

自傳……………魯迅 五

序……………許壽裳 八

## 民元前的魯迅先生

第一章 故鄉與童年 從降生到十三歲……………一

第二章 由困頓走入『異途』 十三歲到二十二歲……………三六

第三章 海外八年 二十二歲到二十九歲……………六四

第四章 歸來與出走 二十九歲到三十二歲……………一〇八



• 附 錄 •

民元前的魯迅先生……………景 宋二元

魯迅先生年譜……………許壽裳撰三五

後記……………作者一七

## 自題小像詩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一九〇三年魯迅先生贈許壽裳先生自題小像詩。

## 悼詩一

身後萬民同雪涕，生前孤劍獨衝鋒。

丹心浩氣終黃土，長夜憑誰叩曉鐘？

——魯迅病故，余適在北平，不及奔馳執紼，至冬

始克至墓所，詩以哭之。

——右錄許壽裳先生悼詩及跋語。

## 悼詩二

### 和季葑哭魯迅墓原均

陶治公

當年獅吼震癡聾，獨注離騷縱筆鋒。  
太息人亡邦亦瘁，神州風雨晦鳴鐘。

### 壬午夏日病中追悼魯迅

凜然大義激群倫，江戶論交志革新。  
氣節精誠千載式，畸零心史百年遵。  
斯人雖歿情猶在，此日扶危苦更頻。  
愁對越王台畔月，山川暗淡久無春。

倭寇猖狂，中原板蕩，予亦備經流離，孑身入蜀，彈指五載，剩水殘山，淒絕心脾。壬午炎夏，患瘧至劇，臥病山中，獲識景山同學

王冶秋先生，蓋予於民國十一二年間，亦曾考入北大哲學系爲旁聽生也。異地相逢，與譚甚契。承以宣箋屬書魯迅遺事，並錄示季荊老友哭魯迅墓近作；回憶距今三十七年前，予年方弱冠，負笈扶桑，始識吾留學鄉賢及魯迅昆仲，同遊於餘杭章先生之門，從事民族革命，激昂慷慨，不可一世，豈知世事無常，忽忽數十寒暑，邦瘁人亡，前塵惘撫，彌增悲愴。爰扶病勉成七絕七律各一章，以應

冶秋先生雅屬

民國三十一年夏弟陶冶公病中呈草時同客縉雲。

# 自傳

魯迅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牠以自修得到能够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落了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鑛路學堂去學開鑛，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廿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到一九二六年，有幾個學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說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

友林語堂的幫助，逃到廈門大學做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廣東，做了中山大學教授，四月辭職，九月出廣東，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一個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有兩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一本論文，一本回憶記，一本散文詩，四本短評，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和一本編完的「唐宋傳奇集」。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



## 『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序

許壽裳

魯迅一生功業的建立雖在民元以後，而它的發源却都在民元以前。他深切地知道革命先要革心，醫精神更重於醫身體，所以毅然決然捨棄醫學而研究文藝了。他曾在「浙江潮」和「河南」兩種雜誌上撰文，又翻譯「域外小說集」，都是着重在精神革命這一點。他之所以受業於章師太炎先生，也因為他是革命的學者，『以爲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魯迅後半生的成就，可以說，早在他的少作『我以我血薦軒轅』詩句中透露消息了。王冶秋先生注意及此，特地搜羅民元前魯迅的事蹟，並且井井有條地編述這一本書，使我讀了不禁回想起他的軼事來了。

魯迅的海外八年和杭州教書一年，我幾乎是晨夕相見的。就是中間他去仙臺學醫了，每逢寒假春假和暑假也必回到東京和我同住在一箇旅館。至於他的童年和在鑛路學堂的一段，可惜我知道的太少——所知道的已經發表過了，無須乎再說。正在躊躇中，忽然久違的老友張燮和——魯迅鑛路學堂的同学，同被派往日本留學的——遠道來山見訪了。機會難得，幾句寒暄之後，我便立刻探詢魯迅在南京時的軼事：——

『沒有。』他想了想，答道。

『我從前由你這里知道他那時愛看小說，好騎馬，不喜交際，學業成績優異……，此外可能還有什麼？』

他又想了一想，仍舊說道：『沒有。』

於是我們只好談別的事情了。但是幾句之後，我又轉到了魯迅的繪圖和鈔書。

『鈔書是大家聽講時的本分，』他說，『因為教師把整本的書寫在黑板上，教我們鈔錄。中間還有插圖。不過魯迅是年齡最小，鈔得最快罷。』

我聽了『年齡最小』這句話便認為一種新發見，連忙追問他：『他在你們一班中，年齡最小

嗎？全班共有若干人？」

『是的，全班二十幾個人，他最小，可是他的繪圖迅速而又好。我們常常因為趕不及，下課後便託他代為補繪。他每逢考試，從不會溫習功課，但總是完卷最早，成績揭曉時，名次也總是最高，什九是第一，難得有一回第二。某一回，我得了第一，他第二，他便帶憤帶笑地說：「我下回必須把你打下去！」』

『他愛看小說，可有錢來買小說嗎？』

『啊！我記起一件事了：我們每次考課都有獎金的。國文每週一次，其他小考每月一次，優者都給以三等銀質獎章。依章程：凡四個三等章准許換一個二等的，又幾個二等的換一個頭等的，又幾個頭等的換一個金的。全班中，得過這種金質獎章的惟有魯迅一個人。他得到之後，就變賣了，於是買書籍，買點心，請大家大嚼一通。』

這是我最近晤見變和的大收穫。魯迅天資之明敏，工作之認真，當學校生活開始之初，可見已經出人頭地了；所以後來在革命文藝的創作上，和翻譯上能够有那麼大的貢獻。

現在說點他在日本的軼事罷。有一次，從仙臺回東京，爲的要去瞻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遺蹟，忽然中途在水戶下車了。朱舜水反抗滿清，百折不撓，『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以致終老異域，魯迅一向崇拜他的人格，所以亟亟乎去憑弔。下車在夜裡，當然要投旅店，他進去時，店主看作他是日本學生，便領到一間極平常的房間。照例要寫履歷他寫道：『周樹人……支那』。——那時，日本稱中國人曰清國人，我們卻不願自稱清國，又不便稱中國，因爲日本也稱山陽爲中國，所以寫作支那。——那知道這麼一來，店主和主婦都大起忙頭了。以爲有眼不識泰山，太簡慢了貴客，趕緊來謝罪，請他陞到大房間裏去，他心裏並不願更換，只因爲店主的盛意殷勤，不好意思堅卻，也就同着去。那是一間陳設很講究的房子，華貴的寢具都是綢的新製。他把這一夜的經過情形，曾經詳細對我說過：——

『我睡下之後，暗想明天付賬，囊中的錢不多了，預備一早就打電報給你，請電匯一點款子，以救「眉急」。如此決定，也就安心了。不料剛要睡熟，忽聽見外面有人聲，報告鄰居失火。我急忙穿衣逃出，一錢不花，還被店主派人領着到另一家旅店去。此番，我就首先聲明，只要普通房間

。夜已深了，趕快就寢，萬不料朦朧中，外面又嚷着「火事，火事」了。」

「啊呀，你好像是「火老鴉」了！倒不是燒了眉毛。」我笑着說。

「可不是嗎。我馬上爬起來，出去一望，知道距離尚遠，這回也就不去管它了。……」他也笑着說。

他經過這夜的紛擾，終於訪了舜水的遺蹟而回。他對於民族主義之堅貞，所以後來能够成爲我們民族革命中最傑出的戰士。

魯迅是常識豐富，趣味多方面的人，因之研治科學也能够深入，尤其對於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等。他生平極少遊玩，對於東京上野的櫻花，瀧川的紅葉，或杭州西湖的風景，倒並不熱心嘉賞。在杭州教書一年，認真的游湖只有一次，還是因爲我作東道，讌新親，請他作陪的。酒席撤去後，照例吃茶食，大家都說飯後不吃，吃亦很少。惟獨他和我兩箇人吃之不已，大爲客人所驚服。我笑着說：「剛才不看見那「南嶽西冷大地茅廬兩個」嗎？」我句子出于三潭印月彭玉簪祠堂楹聯中的，引來聊以解嘲。魯迅從小就愛看陳湜子的「花鏡」，陸璣的「毛詩艸木鳥獸蟲魚疏」，晚年所著「朝華夕拾」裏，還特別提

起那愛種花木的遠房的叔祖。又早年所作「蒔花雜誌」有云：

『晚香玉本名土繖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艸。花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餘，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聖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賜今名。』

『里低母斯，苔類也，取其汁爲水，可染藍色紙，遇酸水則變爲紅，遇鹼水又復爲藍。其色變換不定，西人每以之試驗化學。』

他在杭州時，星期日喜歡和同事出去采集植物標本，徘徊于吳山聖水之間，不是爲游賞而是爲科學研究。每次看他滿載而歸，接着做整理，壓平，張貼，標名等等工作，樂此不疲，弄得房間裏堆積如丘，琳琅滿目。

魯迅是革命的文藝家，是民族革命的戰士，而且也是個科學家，這偉大天才的榮華，在民元前已經含苞待放了。

以上拉雜寫來，無非幾件軼事，就算作一篇「序言」罷。

（卅一年、四月、十四日。）

## 第一章 故鄉與童年

會稽乃報仇

雪恥之鄉

大約是明末王思任曾經說過：『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臧垢納污之

地！』

這句話雖是爲着鼓勵鄉人抗清救亡而說的，却也有它歷史的根

據：大的例子如兩千三百七十九年前的越王句踐臥薪嘗胆艱苦復國的事，小的例子如一千八百多年前後漢董黯因家貧母病，受到鄰人王寄的欺侮，便在母死以後，殺了王寄的腦袋，作爲母親墳前的祭禮。這種『以牙還牙』『睚眦必報』的精神，對這地方的人性，是有着部分的影響的。（當然不是絕對的影響。）所以在明末也曾有過王思任張煌言的輔佐魯王監國，王是亡國後隱居山林，張則被清軍虜捕，寧願犧牲生命，也未向敵寇低頭的；此

後在辛亥革命前有徐錫麟的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秋瑾的反滿死義，都爲着越地續寫着光榮的史篇。

### 環境與

說起這裏的地理環境來，臨山近海，王子敬曾有過『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的話，同時，也正因這風土氣候的影響，造成一種所謂『浙東性』，有着海洋的明快，却也有着山野的峭厲。

談到經濟，這裏雖是漁米之鄉，可是因爲剝削關係的存在，城中有着『舉人老爺』等等，而鄉村便有着住在『土穀祠中』的『阿Q』，神情麻木的『閩土』……

在這種歷史，地理，經濟的環境中，距今六十年前，正當光緒七年的時候，紹興城內東昌坊口覆盆橋左近周姓的家裏，誕生了一個孩子。——這周姓人家，原籍是湖南道州人，在這里已經住了十四世，孩子誕生的時候，這家還擁有四五十畝水田，家主介孚公原是翰林出身，又曾出宰過湖南某縣，而這時正在京中充當『內閣中書』，這便是孩子的祖父；祖母呢，是位和善的老人，在家中享受着兒孫繞膝的樂趣，父親伯宜公，也是讀書的，母親雖是鄉下人，『却以自修得到能够看書的學力』；孩子的外祖母家姓魯，族居在



鄉間一個叫作『安橋頭』的地方，（魯迅先生在『社戲』中稱為『平橋村』。或作『魯鎮』。）那里『是一個離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是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可是，這里却成爲這孩子童年的樂土。

### 誕 生

孩子的誕生，是在光緒七年八月初三這一天，說起西歷來是一八八一——上距一八四一年的『鴉片戰爭』四十一年，距一八五一年的洪秀全稱『太平天國天王』的時候，是三十年，這時的中國，已由『閉關自守』的時代，變爲『門口洞開』的市場。

從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訂立以後，接着便有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璦琿條約』；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一八七六年的『芝罘條約』，一八八一年的『伊犁條約』。——這一條條的鎖鏈，像巨蛇一樣纏束着這『老大帝國』而同時又像吸血鬼一樣吸取着這『帝國』下窮苦人民的血肉。

這『帝國』的主宰對外永遠是一面白旗，對內則永遠是一隻血紅的刀子。——洪秀全便以『官逼民反』、『興漢滅滿』的口號發動了以貧苦饑饉的農民爲基礎的游擊戰爭，這戰

爭短時間便波及了十六省的土地與人民，雖然爲着領導者的分崩，外力的干涉，奴才的効忠使這革命行動烟消火滅了，而這『帝國』像枯樹受到狂風的襲擊，緊幌了幾幌，才稍稍得到一點暫時喘息的機會。

這孩子便是在這喘息的時候，呱呱落地了。

依着紹興的習俗，在孩子還未吃奶以前，便讓他先嘗五種東西，第一是醋（酸味），第二是鹽（鹹味），第三是黃連（苦味），第四是鉤藤（乃是人生的刺，荆棘），第五是糖（甜味）。嘗遍了這五種人生況味以後，才將乳汁放到嘴裏，使他漸漸壯大起來，去迎接人世的酸辛，磨難，來爭取最後的甘甜。

這孩子當然也是有着這樣最初的經歷的。——接着便需要爲他起一個名字，彷彿在人生的戰鬥的行列中，他便從此成爲一個正式的候補者了。

當報孫的嘉訊傳到正在做京官的祖父眼下的時候，適有張之洞或者張之萬來訪，祖父便爲這孩子起了個乳名叫：『張』，正式的學名叫『樟壽』，字是『豫山』；後來家中人覺得『豫山』同『雨傘』的字音相近，又請求祖父更改，便又把『山』字換爲『才』字。

師 第 一 個  
傳 個

因為這孩子在周家是長男，父親怕他有出息，養不大，又抱到附近的長慶寺裏，拜了一位和尚爲師，這和尚也爲他起了一個法名叫『長庚』；另外還給他作了一件百家衣，是用各色的橄欖形的小綢片縫綴而成的；除此還送了他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歷本，鏡子，銀飾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那銀飾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書，左右綴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

這位師父，大家都稱爲『龍師父』的，是一位『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的人，他同一般的和尚不一樣，他留着兩絡下垂的小鬍子，而且曾以『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風頭十足的在戲臺上敲鑼，因此惹起台下觀衆的公憤，先罵後打，『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龍師父寡不敵衆，只好退却；可是當他躲進一位年青寡婦家裏去的時候，這寡婦便成爲『師母』，而且後來還生下兩個師兄，兩個師弟。

孩子的第一個師傅，便是這樣一個叛逆的和尚。

這還是不到一歲時候的事。

孩子便在這樣交付予冥冥之中的什麼的庇佑之下生長起來了。

長媽媽  
與長毛

他有一位保姆，就是被呼爲『長媽媽』的，『是常喜歡切切察察，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着對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人物。她負着所謂『保育』孩子的任務，所以孩子的拔一根草，翻一塊石頭，她都認爲是頑皮，而聲言要告訴孩子的母親去。

到了夏天，夜裏，她在床上伸開兩腳兩手，在床中擺成一個『大』字，擠得孩子只在一角的蓆子上，受她肥胖身軀所散發出的火燄般的熱炙。孩子的推叫，都是無用的，有時還把一條胖壯的臂膊。擱在孩子的頸上。

年末三十的晚上，在孩子是一個快樂的夜晚，辭歲歸來，便有些紅紙包裹着的壓歲錢，放在枕邊，想着醒來以後，便可以用它換來小鼓，刀槍，泥人，糖菩薩……是如何的欣喜，而孩子正沉醉於明朝的當兒，長媽媽進來了，又將一個福橘放在床頭。——這是用來引誘孩子明朝一睜開眼睛便要先爲她祝福的東西。

所以在孩子第二天起床的時候，她便惶急的用臂膊把它按住，又用手搖着孩子的肩，

希望搖出昨夜交代的話來，孩子終於記起了，說：『阿媽！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聰明！恭喜！恭喜！』『她於是十分喜歡似的，笑將起來』，同時將一塊冰冷的福橘，塞在孩子的嘴裏。

她有說不清的許多道理，教給孩子：『例如說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吃下去；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是萬不可鑽過去的……』

孩子對於這些繁瑣的道理，感覺着厭惡，因而對於她的嘮叨，也生着反感，不過有一時却對她生起空前的敬意來，那便是她說過了『長毛』故事以後，孩子認為長毛雖將他家舊時的老媽子嚇破了胆，而長媽媽生得不好看，頸上又有許多瘡疤，大約是最安全的了，誰知她却嚴肅的說道：——

『「那裏的話！……我們就沒有用處？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砲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在孩子的心眼裏，是想不到長媽媽還有這樣大的用處的，所以很敬佩她的法力。

長媽媽在說『長毛』可怕以外，還有一種『短毛』，一種『花綠頭』也是可怕的。而後兩種就是當時的『官兵』。

從瑣碎的管束，床上擺個大字，元旦的強迫祝福，說不清的諱忌，禮節，到切切察察在家庭中引起的小風波，都是使孩子極端厭惡的。不過在同樣的情形下，有些孩子便永遠被擠在大字的角落裏，沒有厭惡，沒有反抗，成爲舊社會的一位忠實的祝福者。而這孩子——就是後來輝煌了中國與世界文壇的，成爲中國思想界的先驅的魯迅先生，他却從厭惡發展爲對這一切舉起了投槍！他却成爲一無諱忌的戰士！

這也許是使『長媽媽』死難瞑目的事吧！

豆腐西施

除了『長媽媽』以外，後來在『故鄉』中以戰鬪家的姿態出現的，是曾經抱過魯迅先生的『豆腐西施』楊二嫂。這人是住在先生家的斜對面的，終日在她豆腐店裏坐着，擦着白粉，使這店因此買賣非常好，雖然後來（五十歲上下的時候）『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說着連珠砲響般的言語：——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你咧！』

『呵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拾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然而在當時不過一位充當『活招牌』的悲慘人物，與魯迅先生的影響是頗小的。

### 衍太太

大約就在這前後吧，魯迅先生的鄰居有位衍太太，是個使孩子們愛好的人物，所以當時他總喜歡到那裏去玩耍。——她對於自己的孩子雖然

狠，而對於別人的孩子却是很好，可是這種『好』是建築在『別人』家這心理之上的。例如孩子們吃冰，要遇到沈四太太，便說不能吃，吃了肚子痛，衍太太却不然，她鼓勵着『別人家』的孩子道：

『好，再吃一塊，我記着，看誰吃的多！』

有一回她正同她的男人在看着書，魯迅先生走進去了，她便把書拿給魯迅看，是畫着兩個人光着身子，彷彿在打架，但又不很像，魯迅正在遲疑的時候，他們便大笑起來，這使魯迅覺着像似受了極大的侮辱。

這是一位用另一種方式拿別人家的孩子開心的人物。到後來魯迅先生才發現這種人物的陰險，較比看得見的『切切察察』要厲害得多了。

初 誦  
鑑 略

魯迅先生便是這樣的度到六歲的時候了。（『年譜』作六歲，『五猖會』中作七歲。）他又走進了另一牢籠。

這便是『從叔祖玉田先生初誦鑑略』的一年。

不難想像的，暗黑古老的書屋，關鎖住幾個幼小的身軀，彷彿在黝黑的天宇下，聽着寂寞的蛙鳴！

『粵自盤古，生於太荒，

首出御世，肇開混茫。』

魯迅先生說道：——

『記得那時聽人說，讀「鑑略」比讀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為可以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那當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點也不懂。「粵自盤古」，就是「粵自盤古」讀下去，記住牠「粵自盤古」啊！「生于太荒」呵！……』



那私塾的桌上，除了這一本書和習字的描紅格，對字（這是作詩的準備）的課本以外，是不許有別的書的，所以祇有死讀這一本書。

這種『死讀書』『讀死書』的辦法，便是中國封建社會下無數年來傳統的『啓蒙』方式，不讀書以前，固然是蒙昧，讀了以後，也不過引到另一蒙昧的境地。——這結果：便給統治者造成許多奴才，許多昏庸頑固的士大夫，許多『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殺鷄』的白面書生。

這裏雖然關鎖着孩子們的身軀，却關鎖不住他們活潑的心情。那怕他張着嘴，扯大着喉嚨，在讀着書本，而心緒早已經到『賽會』『社戲』之類事情上去了。

### 五 猖 會

魯迅先生這時便常常想着今年看賽會的時候，一定會比往年所看的要好得多，一定不會再伸着頸子等了大半天，只看見『十幾個人抬着一個金臉或藍臉紅臉的神像忽忽跑過去』就完了，一定會繁盛些，種類要多些；或者便想着自己能害一場重病就好了，母親便可以因此爲他許下在賽會時披枷帶鎖，扮着犯人的模樣的人物，倘能成爲在賽會的行列前騎馬開道被稱作『塘報』的孩子，那就更好了。——魯迅先

生在當時認爲『這些都是有點光榮的事業，與聞其事的即全是大有運氣的人』。

他這些想望，雖然沒有達到，却有了了一個到東關去看『五猖會』的機會了。誰知結果是很索然的。

### 澆冷水

『昨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窓的大船，已經泊在河埠頭，船椅，飯菜，茶炊，點心盒子，都在陸續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們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臉色很嚴肅了，我知道有些蹊蹺，四面一看，父親就站在我的背後。』

『「去拿你的書來。」他慢慢地說。』

『我忐忑着，拿了書來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讀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讀下去。』

『兩句一行，大約讀了二三十行罷，他說：——』

『「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

『他說完，便站起來，走進房裏去了。』

『我似乎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麼法子呢？自然是讀着，讀着，強記着。——而且』

要背出來。

『……應用的物件已經搬完，家中由忙亂轉成靜肅了。朝陽照着西牆，天氣很清朗。母親，工人，長媽媽即阿長，都無法營救，只默默地靜候着我讀熟而且背出來。在百靜中，我似乎頭裏要伸出許多鐵鉗，將什麼「生於太荒」之流夾住；也聽到自己急急誦讀的聲音發着抖，彷彿深秋的蟋蟀，在夜間鳴叫似的。』

終於在太陽升得更高的時候，夢也似的背完了。這才得到父親的允許前往。可是『開船以後，水路中的風景，盒子裏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猖會的熱鬧，對於我似乎都沒有什麼大意思』。——這種澆冷水的辦法，對於幼小者的創傷是永生不可磨滅的。所以魯迅先生到一九二六年寫這段回憶時還說：——

『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讀書。』

胡洋尾  
巴

幸而魯迅先生幼小時是聰明靈活的，家人們親戚對他早有『胡洋尾巴』的稱號，才能衝破像這樣的難關，否則，將永遠沉淪在『黑暗的閘

門』裏邊，是無疑的。

中國有多少活潑可愛的孩子，在這樣的『學塾』『家教』之下，毀滅，湮沒。

魯迅先生便是從這黑暗深淵中的網羅裏，衝出來的魚兒。我們看上面的敘述，還不過是網羅的一面。

可是，我們的魯迅先生終於在這樣的環境下，度到八歲了。這時，可以從兩三件小事裏，看到他的天真素樸的心懷的流露：

一件是這年初一，家中的長輩們在一起『推牌九』，他的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個，他伯父慰農先生問他道：——

『你願那個人贏呢？』

『先生馬上答道：』

『「願大家都贏！」』

一般的孩子，總是會答着願意自己的父親贏錢，來博取歡心，而他，却給了這樣一個無私的答覆。

一件是這年十一月，爲着妹妹端兒病危而哭泣的事。當他看到妹妹快要死亡的時候，

他躲在屋角暗自裏哭泣，母親問他爲什麼？他答道：——

『爲妹妹啦！』

從這句話裏，表露出焦急，絕望，悲哀的情感。一個八歲的孩子，遇到這事，彷彿是祇有訴諸眼淚的。

我想，魯迅先生後日的學醫，固然是爲着在他父親的病中，見到中國醫學的腐舊，而這妹妹十月的夭亡，也許是最初的一粒種子。

還有件事，大約也是發生在這前後，便是聽到老人告訴他說：『剃頭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掛頭的。』原因是滿人入關以後，下令需要改成他們的裝束，拖辮子，於是剃頭人便沿路拉人剃髮，誰敢抗拒，便把頭砍下來掛在旗竿上。魯迅先生當時聽了這話，並不感覺驚懼，因爲那時剃髮雖有些氣悶，却已經並不割頭了，倘若不願意剃的時候，剃頭的還會從旗竿斗裏摸出糖來，說剃完以後就可以吃的。

禿先生

魯迅先生就這樣的度到九歲了。假若一九一二年所作的『懷舊』一文是全部真實的話，（與『朝花夕拾』中的文字對照看來，像完全是真實的

事。〕那麼，這年他正從『一位禿先生』受教，這位禿先生是拿着『戒尺』『以書齋爲報讎地』的嚴師。

當炎炎的夏日落山，黑夜來臨的時候，看門的王老頭，從井中打來水，潑在地下，隨手在那里拉來一兩張破椅子，持着煙管，同燒飯的李媽，談起長毛之類的故事來，『每月落參橫，僅見菸斗中一星火，而談猶弗止。』這時候一個九歲的孩子，多麼想參加這樣的綿綿的絮語里，作爲一個傾聽的人。而這時正是禿先生教他對『對子』的時候。

禿先生出了個『紅花』，他對了個『青桐』，禿先生『則揮曰：「平仄弗調」令退，時予已九齡，不識平仄爲何物，而禿先生亦不言，則姑退。思久弗屬，漸展掌，拍吾股，使發大聲，如撲蚊。冀禿先生知吾苦，而先生仍弗理。久之久之，始作搖曳聲曰：「來！」余健進，便書「綠草」二字曰：「紅平聲；花，平聲；綠，入聲；草，上聲。去矣！」余弗遑聽，躍而出。禿先生復作搖曳聲曰：「弗跳」！余則弗跳而出。」

這樣出來以後，先前便常找王老頭講故事聽，可是大約每次還沒坐下聽個頭腦，禿先生又追蹤而來，逼着回家讀夜課，稍稍遲頓一會，第二天便又要挨『戒尺』，結果，後來

只好不去，而希望第二天是個什麼端午中秋一類的節期，倘若不是，便希望自己小病半天，或者便是禿先生害病，『死尤善』。可是結果總是『弗病，弗死，明日又上課讀論語矣。』

這年禿先生教着論語，而且已經『開講』。禿先生說：『孔夫子說，我到六十便耳順，耳是耳朵；到七十便從心所欲，不踰這個矩了。』

魯迅先生却仍然是『余都不之解』。『但見論語之上，載禿先生頭，爛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特頗模糊臃腫，遠不如後圃古池之明晰耳。』

禿先生講書的時候總是顫着腿，點着腦袋，彷彿『自有深趣』，而魯迅先生却大不耐煩。

有一天，正講論語的時候，魯迅先生却得到個玩樂的機會。這便是一位『耀宗兄』來找這『仰聖先生』（就是禿先生）報告『長毛且至矣』的消息以後的事。

雖然事實上不過是難民數十人過境，而却將禿先生嚇得連『八銘塾抄』，也沒顧得拿，便急急地跑走了。魯迅先生却在桐樹下大玩一陣之後，又撲蒼蠅，誘螞蟻，灌蟻穴，

不到一會，天便黑了，當時魯迅先生覺得『予殊弗解，今日何短？』晚飯後，又痛快地聽了『李媪』『王翁』的長毛故事，因此並以爲長毛來禿先生去，那麼長毛一定是好人；王老頭人極好，也一定是長毛無疑。

除了長毛故事以外，例如說一個皇帝好殺人，要吃什么沒有，便要犯這毛病。冬天要吃夏天的東西，這怎麼能行呢，後來臣子們想起一種東西一年四季都有的，介紹他吃，而這菜，就是菠菜；說出這名子來，他又要不吃了，便起了個好聽的名子叫：『紅嘴綠鸚哥』。像這樣的故事，也許就是這時候說的。

聽了這些故事以後，當時雖然快活得非常，而晚間作夢却是：『「呵！先生！我下次用功矣」！……』把李媽都叫了起來。——雖然如此，可那大半天的享受，却造成終身難滅的記憶。

仇  
貓

這年過年，當魯迅先生十歲的時候（『狗、貓、鼠、』一文中作十歲上下。）爲了貓子吃去他『飼養着的可愛的小小的隱鼠』，成了後日『仇

貓』的根源。



魯迅先生先前總覺得貓有點『妖氣』，對牠『沒有什麼好感』。例如魯迅先生在幼時的夏夜，『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黑暗中隨聲而下，使我吃驚，也將祖母講着的話打斷，……』

以上是表現有些『妖氣』的地方。還有就是牠的『吃飯不管事』。

『幾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燈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飄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態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還軒昂。貓是飼養着的，然而吃飯不管事。……』而後來居然從長媽媽的口中還報告了貓兒吃去他的隱鼠的事。

隱鼠是祇有拇指那麼大的小鼠，『與專住在屋上的偉大者是兩種』，而且是不作壞事的。魯迅先生在床頭貼着的一張『老鼠成親』的年畫，他以為是祇有隱鼠才能這麼辦的，他說：——

『……自新郎，新婦，以至儂相，賓客，執事，沒有一個不是尖腮細腿，像煞讀書人的，但穿

的都是紅衫綠褲。我想，能舉辦這樣大儀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歡的那些隱鼠。」

而且隱鼠會在他書桌上舔喫了研着的墨汁，魯迅先生便把牠當作父親所說的『墨猴』養着的。然而忽然不見了，後來長媽媽向他說：『隱鼠是昨天晚上被貓吃去了。』

爲了吞食這可愛的弱者，魯迅先生便『決心和貓們爲敵』。大約當時以爲它對強梁的大鼠的橫行，則熟視無覩；對於拇指大的隱鼠，則如此的殘酷；那麼，仇貓的確是一種仗義的行爲。——雖然後來知道這匹隱鼠不過是犧牲在長媽媽的腳下，然而，他最初厭惡貓的心理，却並未因此泯滅。

帶着『仇貓』的憤懣，先生度到『十一、二歲』的時光了。

在鄉下孩  
子的群中

在何凝先生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有過這樣的話：——

『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群裏，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氣。這使得他真像喫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種「野獸性」。』

這話可以與『社戲』中所寫的事實作一對照。

這是每年當母親抽空回到外祖母家去的時候，魯迅先生也跟了去，才得到與鄉村的大

自然接觸，以及同『野孩子』們儘情玩樂的事。他說道：——

『因為我在這里不但得到優待，又可以免唸「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許多小朋友，因為有了遠客，他們也都從父母那里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伴我來遊戲，在小村裏，一家的客，幾乎也就是公共的。我們年紀都相仿，但論起行輩來，却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因為他們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們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鬧起來，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兩個字來，而他們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

### 看社戲

於是他們每天的事情，是掘蚯蚓，到河邊去釣蝦，草地上去放牛，（可是爲了他是城市中出來的少爺吧，水牛黃牛都欺生，惹起一塊兒去的孩子們的嘲笑。）同着一群野孩子駕着船到五里外的趙莊去看夜戲，這在先生的回憶中是如何的舒暢，如何美麗的夜晚：——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鬆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雙喜拔前篙，阿發拔後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

聚在船尾，母親送出來吩咐「要小心」的時候，我們已經點開船，在橋石上一磕，退後幾尺，即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起兩枝橹，一枝兩人，一里一換，有說笑的，有嚷的，夾着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逕向趙莊前進了。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還以為船慢。他們換了四回手，漸望見依稀的趙莊，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還有幾點火，料想便是戲台，但或者也許是漁火。」

「那聲音大概是橫笛，宛轉，悠揚，使我的心也沉靜，然而又自失起來，覺得要和他彌散在含着豆麥蘊藻之香的夜氣裏。」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模糊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裏出現了。這時船走得更快，不多時，在臺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臺的河裏一望烏黑的是看戲人家的船篷。……」

這夜航的景色，魯迅先生在寫這段回憶時，一定還是浸沉在童年的歡快裏，彷彿使我

們看見的不是紙和字，而是月夜，篷舟，綠油的田地與兩三星星的漁火，以及遠遠的戲台上的燈光，我們也彷彿可以聽到悠揚的橫笛，嗅到豆麥蘊藻的香氣……——在這裡，要想起論語上禿先生的腦袋，是如何的索然乏味！

他們終於到了戲台前面了，看見『鄉村的閒漢』和『土財主』家的眷屬，他們當然也看到了『戲』，不過他們愛看的能翻八十四個筋斗的鐵頭老生，却因夜間人少沒有那樣賣力氣；魯迅先生却最願意看一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着一支捧似的蛇頭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黃布衣裝着老虎的人，然而這一晚都沒見，他們便有些疲倦了。幸而『忽然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給一個花白鬍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大家纔又振作精神的笑看看。在這一夜裏，我以為這實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然而老旦終於出臺了。老旦本來是我所最怕的東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這時候，看見大家也都很掃興，纔知道他們的意見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當初還只是踱來踱去的唱，後來竟在中間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擔心；雙喜他們却就破口喃喃的罵。我忍耐的等着，許多工夫，只見那老旦將手一擡，我以為就要站起來了，不料她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舊唱。……』

這夥孩子終於忍耐不住了，便開船回去，——雖然這是無可奈何的歸去，可是在途中却又充滿了生趣與歡快。

『……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裏躍，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起來。』

這樣到力盡疲乏的時候，桂生却想出偷羅漢豆來煮着吃的好法子來，於是跳下船，由阿發往來的摸了一會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便一齊到他家裏摘了許多，上船在後艙上升火煮熟，痛快的吃了一陣以後，這才興盡的回了家。

魯迅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寫這段回憶時。還說：『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復仇性  
的鬼魂

實在，這夜的『戲』，却並非算作『好』的。夜戲而又緊張的，是大約也在這時期看過的，為敬神禳災而演出的『目蓮戲』。魯迅先生在一無

常」中曾經說道：——

「我還記得自己坐在這一種戲台下的船上的情形，看客的心情和普通是兩樣的。平常愈夜深愈



懶散，這時却愈起勁。他所戴的紙糊的高帽子，本來是掛在台角上的，這時預先拿進去了，一種特別樂器，也準備使勁的吹。這樂器好像是喇叭，細而長，可有七八尺，大約是鬼物所愛聽的罷，和鬼無關的時候就不用；吹起來Zhatu nhatu nhatututu地響，所以我們叫牠「目蓮瞎頭」。

「在許多人期待着黑人的沒落的凝望中，他出來了，服飾比畫上還簡單，不拿鐵索，也不帶算盤就是雪白的一條莽漢，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還是在哭。……」

「我至今還確鑿記得，在故鄉時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這樣高興地正視過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又可愛的無常，而且欣賞他臉上的哭或笑，口頭的硬語與諧談。……」

雖然他也還是受着「閻王老子」的督責，而去作了「勾魂使者」的角色，可是他那種「那怕你銅牆鐵壁！那怕你皇親國戚！」的精神，總會使孩子們佩服與興奮的。

這角色是比魯迅先生曾在廟中摸過他的脊梁以去晦氣的「死有分」，以及離先生家屋不遠的自稱是「走無常」能够「過陰」（兼着陰陽兩界差事的人）的漢子要「陽剛」多了。——所以這「目蓮戲」中的「無常」，成了孩子們愛好的一個鬼物。

不過也有覺得這「無常」大煞風景的時候，那便是看見一齣什麼戲上，一家正在結

婚，而勾魂的使者來了，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床，……實在也使孩子們掃興。

『目蓮戲』中還有時扮演一個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這就是『女吊』，穿着『大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髮蓬鬆，頸掛兩條紙錠，垂頭，垂手，彎彎曲曲的走一個全臺。』她原是一個童養媳，受婆婆虐待而死的。在戲台上作出她要復仇以及找替代的舉動。——這也是使孩子非常同情的而愛好的。

義勇  
鬼卒

在演這類戲以前，須由戲子扮作鬼王，孩子們扮作鬼卒，去到那無主孤墳那裏去請鬼魂來看戲，就連那明末起義，被滿清當局稱爲叛賊割了腦袋而死的英魂，也一併邀請。這儀式稱爲『起殤』，魯迅先生在這時候，也曾經充當過這種『義勇鬼』，他在『女吊』中寫道：——

『在薄暮中，十幾匹馬，站在台下了，戲子扮好一個鬼王，藍面鱗紋，手執鋼叉，還得有十幾名鬼卒，則普通的孩子們都可以應募。我在十餘歲時候，就會經充過這樣的義勇鬼，但上台去，說明志願，他們就在臉上給塗上幾筆彩色，交付一柄鋼叉。待到有多個人了，即一擁上馬，疾馳到



野外的許多無主孤墳之處，環繞三匝，下馬大叫，將鋼叉用力的連連刺在墳墓上，然後拔叉馳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聲，將鋼叉一擲，釘在台板上。我們的責任，這就算完結，洗臉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頓竹條，（這是紹興打孩子的最普通的東西）一以罰其帶着鬼氣，二以賀其沒有跌死，但我却幸而從來沒有被覺察，也許是因爲得了惡鬼保佑的緣故罷。」

暮色蒼茫中，騎着馬在荒墳野冢間奔馳，這是所謂『野孩子』們幹的事情，是正如何凝先生所說，帶着一些『野獸性』的。

從百草園到  
三味書屋

可是看『社戲』『目蓮戲』，以及一些冒險的舉動，這祇有到了外祖母家才能同『野孩子』『下等人』作這樣的玩耍，回到城市自己家中的時候，又成爲『三味書屋』中的囚犯了。

而且又要受到許多長輩諄諄的教誨，例如一位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他，不要同沒出息的担子和攤子爲難，他會自己摔了東西，來誣賴你的。說不清也賠不完。——因此大跳大笑的事，在孩子的心理上，先有了約束。

在城市中也許還有機會看戲吧，像先生的母親所述胡家祠堂看戲，因爲沒有擠進去而

免去死難的事，同鄉村中寬闊的戲場，大自然的背幕比較起來，真是不被擠死，也要窒息死罷。

雖然城中除了『三味書屋』以外，也有着他的『百草園』，然而鄉村中那種以山河大地作爲花園的景況沒有了。比起來，不過是一點『盆景』，何況連這『盆景』也不能時常享受呢！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其中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子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種烟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臃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牠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會因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

過有一塊根像人一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而且長媽媽還曾經給他講述過一個『美女蛇』的故事，他可沒有『老和尚』送他『飛蜈蚣』所以一到深草邊便懷着戒心。

冬天的百草園，是比較無味的，祇有在大雪之後，用閩士父親傳授的方法，捕捕鳥雀，可是成績總是較師傅差得遠的。

這一點盆景的享受，終於爲了被送進學塾，也隔絕了起來。他說：——

『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吧，……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  
29

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的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魯迅先生因為久仰他的博學，便將一個極想得到解答的問題問了他，這便是先生聽過別人說，東方朔認識一種名為『怪哉』的蟲，久想得到人家解說，究竟這蟲是個什麼樣子，於是他拿來問這位『博學』先生了。誰知這位先生聽了以後，却帶着怒色，很嚴厲的答個『不知道』，於是魯迅先生說：——

『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

於是祇好讀死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由三言到五言到七言）這樣一天一天的混下去。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學生們可以偷着去花壇上折臘梅花，尋蟬蛻，最好是捉蒼蠅餵螞蟻。（周作人在「蒼蠅」一文中曾說到他們兒時玩蒼蠅的情形，他們是捉一種『頭

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的「金蒼蠅」，拿來用一片月季花的葉，刺釘在它的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或者是讓牠「嬉棍」；或者用白紙條纏在牠身上，讓牠飛去。」然而人去得多的時候，先生便大聲叫喊，結果都溜了回去，先生在瞪幾眼之後，便叫讀書：——

「于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養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嘯……。」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于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爲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

先生喜愛看畫，搜集畫本，以及自己來描繪的事，在這裡是可以一說的。

他愛看牆上貼着的『老鼠娶親』的年畫，上面已經說到了。這以後便由一位遠房的叔叔那里，看見過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看見過『花鏡』，最發生興趣的是一部繪圖的『山海經』，裏面畫着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這部書後來長媽媽居然就爲他買到，是以『三哼經』的名目，交給他的。魯迅先生說：——

『這四本書，乃是我最初得到，最爲心愛的寶書。』

這『寶書』的本子是很壞的，畫面幾乎完全是直的綫條所構成，連動物的眼睛都是長方形的。可是先生當時得來，已經喜之過望了。

此外還看到的是『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和『玉歷鈔傳』，『都是畫着冥冥之中賞善罰惡的故事』。什麼雷公電母，牛頭馬面，是這畫中的主要角色。——這兩種書，是在先生的家中藏書堆裏發掘出來的。另外還有一位長輩的贈品，便是『二十四孝圖』，是一小薄本『上圖下說』的書。魯迅先生當時得到，也是極爲欣喜。不過，對於其中的故事，却有些發生懷疑，反感。如『哭竹生筍』，『臥冰求鯉』，他都認爲是很難作到的事；而

『老萊娛親』，『郭巨埋兒』，他對於前者的『裝佯』，後者的不近人情，覺得大可不必，以及捏了一把冷汗，而對想作『孝子』的心，反來冷縮了，不但自己不敢再作孝子，就是對於父親也怕他作了郭巨那樣『埋兒』的孝子事來。

此後他便留心搜集繪圖的書，當時得到的是石印的『爾雅音圖』和『毛詩品物圖考』及『詩畫舫』。又另買了一部石印的『山海經』，綠畫紅字，比長媽媽的那部『三哼經』好得多了。

自己動手描繪的事，在先生的文中是有上邊的那點記述；在周作人的『關於魯迅』一文中，更有詳細的記載，不過地點，時間，稍為有些出入，他說：——

『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師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綫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繡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住小皋步，即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綉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種『毛太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的同窗。回家

以後還影寫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壓歲錢等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周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常歌羨，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黑污，總不能滿意，便拿去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這書店大約不是墨潤堂即是鄰近的奎照樓吧。這回換來的書好像有什麼毛病。記得還減價以一角小洋賣給同窗，再貼補一角去另買了一部。畫譜方面那時的石印本大抵陸續都買了，「芥子園畫傳」自不必說，可是却也不會自己學了畫。此外陳湜子的「花鏡」恐怕是買來的第一部書，是用了二百文錢從一個同窗的本家那裏得來的。家中原有幾箱藏書，却多是經史及舉業的正經書，也有些小說如「聊齋誌異」，「夜談隨錄」，以至「三國演義」，「綠野仙踪」等，其餘想看的須得自己來買添。這裏邊有「西陽雜俎」，「容齋隨筆」，「輟耕錄」，「池北偶談」，「天朝事蹟類編」，「二酉堂叢書」，「金石存」，「徐霞客遊記」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



帶了去的大抵是遊記或金石存，——後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圖書集成局的扁體字的，唐代叢書買不起，託人去轉借來看過一遍，我很佩服那裏的一篇「黑心符」，鈔了「平泉草木記」，豫才則鈔了三卷「茶經」和「五木經」，好容易湊了塊把錢，買來一部小叢書，共二十四冊，現在頭本已缺，無可查考，但據每冊上特請一位族叔題的字，或者名爲「藝苑拓華」吧，當時很是珍重就讀，說來也很可憐，這原來乃是書賈從龍威祕書中隨意抽取，雜湊而成的一碗「拚攏切羹」而已。這些事情都很瑣屑，可是影響却頗不小，牠就「奠定」了半生學問專業的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還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跡。」

周作人的這一段記述，是極足珍貴的；不過在時間上，怕大部都是在先生的祖父下獄以前的事，這從先生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也可看出，還有就是祖父下獄以後，接着父親生病，家中已呈離散衰落的局面，怕也沒有這樣的閒情逸緻，所以我把這段材料還放到先生的祖父未下獄前的時候。

從這段記載裏，我們可以看到先生幼年愛好的方向，這於後日的搜集漢畫，石刻，以及翻印箋譜，版畫，提倡木刻，都是有着歷史的淵源的。

衝出了『狹的籠』

圖」，「毛詩品物圖考」，「花鏡」……等，我們看到他一顆小的心是如

從愛看大自然的畫面起，到牆頭的年畫，到「山海經」，「廿四孝」何的爲這些藝術品物所傾倒；由此又把愛好的心，移到自己的筆端，來聚精會神的描畫，以至於當面給予破壞他繪事的祖母以難堪。這一串往事，正看出他如何的衝破死板的『書齋生活』，而拓闢了一塊藝術的領域。尤其是集壓歲錢買書，買了書爲着一點沾污而三番五次的掉換，以致遭到店伙的侮辱，更看出他愛好的真切。——這與他後日印書的講求精美，甚至給人寄書的包紮也必須一絲不苟，也可由此看出它的來歷。

從愛聽故事，愛看賽會，愛同野孩子玩耍，愛看戲，愛大自然的畫面，愛百草園中的事物，進而到書齋中的愛看帶着圖畫的書，又自己來細心的描繪，又在那種可憐的財力之下，搜購書籍，……在這樣的發展中，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在嚴厲的父教師教以及一切黑暗勢力的圍襲之中，他衝出重圍，找到他幼小者精神寄託的原野。

他終於衝出了『狹的籠』，走上自由的天空。正如先生所譯的愛羅先珂的『鵲的心』結尾的一首歌：

「不要往下看，

不要往下看！

慕太陽是鵬的力的源頭，

上太陽是鵬的心的幸福。……

他就是不往下看，毅然走近那明媚陽光的一個人。

## 第二章 由困頓走入『異途』

祖父的  
下獄

更大的，不幸的事情終於來了，在魯迅先生十二歲的年尾，七十九歲的曾祖母去世了。第二年的三月，先生的祖父介孚公丁憂回籍，到這年秋天，祖父却因事下獄。（在周作人「陶菴夢憶」序中是記着：「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七年）祖父因事繫杭州府獄，我跟着宋姨太太住在花牌樓，每隔兩三天去看他一回」。與許壽裳先生的「魯迅年譜」所載，在時間上是周作人弄錯了。因爲在先生祖父下獄，父親屢病的時候，先生也才有藥鋪櫃台那樣高，若按一八九七年計算，他已有十七歲了，總要比藥鋪櫃台高的。後來周作人在「關於魯迅」一文中，已有了更正，不過這點材料，還可保

留於此)。父親受了這樣接二連三的打擊，也患了重病。(魯迅先生逝世後，上海時事新報刊載了一篇『蓋棺論定的魯迅』，那上面話：「他父親受這樁事情(指祖父下獄事——作者)的刺激，累及科名，前途絕望，服煙自戕」，不知何所根據?)家產也因為喪葬，下獄，長期的請醫生吃藥，而化費將盡了。

### 乞食者

魯迅先生在自傳中曾經這樣寫道：——

『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到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

從這一段記載裏可以看出當魯迅先生的祖父下獄以後，爲了差役的惡索，爲了官司的花費，已經把家產幾乎弄光，他便只好同弟弟們寄住在大舅父的家裏，從前的外家的高接遠送的情形看不到了，看到的是一付對待所謂『討吃者』的面孔。——這冷暖的對照，刺傷着孩子的心，所以魯迅先生在當時要決心回家，雖然家境衰落了，總還可以減輕些這種精神上的壓迫。

父親的病

「吶喊」自序中曾寫道：——

誰知回家以後，父親却生着重病，以至於纏綿四年多，終於故去。在「吶喊」自序中曾寫道：——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魯迅先生的父親，害的是『水腫病』，請的是一位曾經給人開過『憑票付英洋二百元正』的『藥方』的名醫，所謂『名』，從上面的藥引看來，也便見到他的不凡。而結果却與病並無補救，他為推卸責任起見，便另薦了一位陳蓮河先生。

那位名醫的診金是每一次一元四角，在當時已經是頗大的數目，這樣隔日一次，實在不是一個破落家庭所能擔負，這樣度過了兩年，其中的苦況，在上面的『自序』中已經可以見到一些。待到換了這位陳蓮河，診金還是照舊，而藥引更加奇怪，如最平常的是用原

配的蟋蟀一對；另外還加用什麼丸藥，像『敗鼓皮丸』之類，據說是『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尅伏他』。——然而對於病還是無效。陳蓮河先生有一回就說道：『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父親最後在床上『喘氣』了，在買上幾斤『人參』讓父親多喘幾天氣之後，仍是無望，終於在衍太太的擺佈命令之下換了衣服，大聲的喊着垂死的父親，一直到咽了氣。

魯迅先生的父親，正如卜者所言，是一位『性高於天，命薄如紙』的人，住在故鄉的老屋裏，看見鄰家的竹園，曾經說過他的志願，說是願意有一小樓，清閒幽靜，可以讀書，可是時代的輪子把他這清靜的感想輾碎了。除了眼看着家庭的衰落以及病室前的三尺天井以外，他只好帶着想望走進坟墓。

張獻忠與  
永樂帝

先生在這時候病人的餘暇，（十四五歲時）曾讀了記載張獻忠屠蜀的「蜀碧」，當時他也曾痛恨這流賊的凶殘，可是後來偶然在破書堆中發見

一本不全的「立齋閒錄」明抄本，在那書上他看到永樂帝的上諭，便將憎恨移到這位皇帝

身上去了。例如：（以下兩條上諭，不一定載於「立齋閒錄」中，是魯迅後來在別的書中看到的，姑且舉例以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姝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

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大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着狗喫了！欽此！』

從這兩條『上諭』裏，也已經可以看出永樂的凶殘無道；然而想起他曾經剝了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的皮的事來，這又算是較溫和的事了。無怪魯迅先生後來說道：『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

這時他又常常旁聽到一些大小男女談論洋鬼子挖眼睛的事，並且『曾有一個女人，原在洋鬼子家裏傭工，後來出來了，據說他所以出來的原因，就因為親見一饅鹽漬的眼睛，小鱒魚似的一層一層積疊着，快要和纜沿齊平了，她為遠避危險起見，所以趕緊走』。又



聽到一個鄉下人說起，洋鬼子安電綫，每年加添鐵絲，就是預備將來鬼兵到時，使中國人無處逃走。又說洋鬼子照相，就是勾魂攝魄。又有一位念佛老太太說洋鬼子挖心肝，是去熬油點燈，用以照寶的。原因是人心總是貪財，用這油點燈，遇着埋着寶貝的地方，火頭便彎下去了。

他又看過街頭的照相館，壁上掛的框子裏，看到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鮑軍門等照片，有一位族中好心的長輩，教育他說：『這些都是當今的大官，平「長毛」的功臣，你應該學學他們』。魯迅先生後來說道：『我那時也很願學，然而想，也須趕快仍復有「長毛」』。

雖然那時有些人怕照像照去『威光』，却也有人去照顧像館，半身像是忌諱的，因為像腰斬。總是照全身相，『旁邊一張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煙袋，花盆，几下一個痰盂，以表明這人的氣管枝中有許多痰，總須陸續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執書卷，或者大襟上掛一個很大的時錶。』

倘是雅人，便有赤身裸體，裝作晉人的，也有斜領絲縑裝作X人的，也有化裝合照而

成的『二我圖』，『求己圖』。

魯迅先生眼看到家庭的破敗，眼看到這描述統治者凶殘的紀錄，也聽到關於洋鬼子種種傳聞，也看到那些五光十色的照片，使他的思想漸漸的深化了。同時，因為祖父在獄中，父親由臥病以至死去，這期間家庭中撐持局面的担子，一部分便落在他的肩上，這從『風箏』那一件故事中，也可以看出他小家長的風度來。

他看見弟弟（大約是建人先生吧？）的喜愛風箏，他認為這都是『沒出息孩子』們的玩藝，他不許他放，甚至連弟弟在看着別人的風箏，在那里高興跳躍，他都認為是可鄙的。

有一天，在他發現弟弟在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子裏糊風箏的時候，他便『即刻伸手折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上踏扁了』。留下他的弟弟『絕望的站在小屋裏』。

這種情形，我以為魯迅當時思想，大約是要管教這『沒出息』的弟弟，來一同擔負『重振家聲』的任務吧！——這是家庭苦難的折磨，使他變為『小大人』，因而對於

弟弟的嬉玩，乃有這樣慘酷的打擊！

可是這種思想，馬上便被事實打碎了。

在先生的父親逝世以後，祖父還繫在獄中（周作人「燕知草」跋這樣說，可是，若據其他記載，先生祖父下獄三載後得赦，那麼先生父親去世的時候，祖父約已出獄；不知孰是。）此後的日子，便沉落在窮苦無靠的深淵。想看的書，想吃的東西，都無法買到。有時到衍太太那裏去述述苦，她却告訴魯迅，可以去拿母親的錢；魯迅說母親並沒有錢，她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的；魯迅說也沒有首飾，她却又道：『到大櫥的抽屜裏，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魯迅先生雖沒有照她的話去作，但不到一月，流言便來了，說魯迅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使他感覺到像掉在冷水裏。他曾說：——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爲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八元  
旅費

魯迅先生在受到這一付付冷暖的人情世故的面孔之後，在流言的圍襲中，使他對於這熟識的環境和人物，起了極大的厭惡。於是他決心『尋別

一類人們去，去尋爲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爲畜生或魔鬼」。

「那時爲全城笑罵的是一個開得不久的學校，叫作中西學堂，漢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學。然而已經爲衆矢之的了；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還集了四書的句子，做一篇八股來嘲諷牠，這名文便即傳遍了全城，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我只記得那「起講」的開頭是：「徐子以告夷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鳩舌之音，聞其聲，皆雅言也。……」」

母親的  
眼淚

雖然這學校遭到頑固份子的嘲罵，而魯迅先生對於這校的功課，並不滿意。覺得功課較爲別致的是杭州的求是書院，可是學費又太貴，入不起，——最後只有到南京去入不要錢的學校去。而這種走異地，入異途，學洋務，在當時是被一般人認爲走投無路人的去處，是爲讀聖賢書以及『赴京趕考』之流的人所唾棄的。所以在先生的母親爲他張羅了八元川資允許他自便之後，便哭了。眼巴巴的看見兒子走入人們所不屑爲的境地，這淒涼的景況，無可奈何的出走，是着實刺傷着老人的心的。

魯迅先生這一面，也是頗爲難受的，在他所作的『憂劍生雜記』中有一段記到旅途的

情況：——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抑。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誼。」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雖然魯迅先生對故鄉的環境人物起着厭惡，而想到自己茫茫的前途，以及破落的家庭中的老親弱弟，是難免有這樣的悲傷的。——何況這還是他第一次離開故鄉呢。

侵略與  
維新

到了南京以後，便考入江南水師學堂。——這正是先生十八歲那年三月間的事。這年正是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維新變法的一年。公元一八九八年。

當先生十三歲以來，遭逢家庭的厄難的時候，國家也正遭遇着極大的變故。先生十四歲，正是甲午中日戰起的一年。

這年七月一日，中日正式宣戰，中國海軍大敗於黃海，陸軍失利於平壤，接着日寇便攻陷旅順，橫行遼東，次年二月，又進襲威海衛，提督丁汝昌自殺，北洋海軍完全覆滅，日寇又在南部奪取台灣及澎湖列島。滿清昏庸腐朽的政府，只得屈膝投降，這年四月十五

## 日在馬關訂立條約二十一款，主要的爲：

- 一：中國承認朝鮮爲獨立國，廢除朝貢；
- 二：割遼東半島（由鴨綠江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爲止。）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於日本；
- 三：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
- 四：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日本得設立領事於商埠；
- 五：……

同年六月間，中日又續訂『通商航船章程』二十九條，在這條約中，日本取得了對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及與其他列強在中國同等的權利。

一八九七年帝俄又進兵旅順，強迫租借旅順大連兩港，一八九八年租借條約成立；德帝國主義者也借口曹州教士事件，進佔膠州灣，乃定立膠州灣條約；法帝國主義者也要求海南島不得割讓他人，且租借廣州灣；日本又於一八九八年要求福建及沿海不得割讓他國，……——結果在清廷這樣『有求必應』的磕頭政策之下，中國便已淪爲次殖民地的境地了。

這期間雖有李鴻章，張之洞之流的興辦『洋務』，倡『富國強兵』的自保政策；康梁的變法維新，結果仍無救於清廷的腐朽與崩潰。梁任公在『政變原因答客難』中有一段說得很好：——

『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椽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仍或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戲鼾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彌縫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勢固非別構新廈，別紉新製，烏乎可哉！』

又說：——

『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

李張的『洋務運動』，是希圖在動搖封建統治的情形之下，來『堅甲利兵』，學習

『洋務』，還是在『以夷制夷』的觀點上出發的，在當時已經可以說是代表進步的知識份子及進步的官僚的思想。所以在同治改元以來，他們便積極提倡所謂『洋務』，興學校，派留學，……為封建政體作着『補苴罅漏』的工作。而甲午戰事前後，清廷腐朽崩潰的形象畢露。於是一般更進步一點的知識份子，代表了不強大的民族企業家的不澈底的政治要求，來倡導『變法維新』，希圖在不流血的改良主義的變法之下，使中國強盛起來。

前者雖說是『補苴罅漏』，而後者也無非想在舊地基上建築新屋；——所以結果是半斤八兩地一樣不能避免失敗的命運。

水師學堂  
魯迅先生便是在張李等『補』『彌』的工作的尾聲中，得到學習『洋務』機會。——這『洋務』運動下所成立的學校，當然是以『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作為學習的主旨的。

當時有鄭觀應『西學』一文，說得很露骨：——

『且今日之洋務，如君父之有危疾也，為忠臣孝子者，將百計求醫而學醫乎？抑痛詆醫之不可恃，不求不學，誓以身殉而坐視其死亡乎？然則，西學之當講不當講，亦可不煩言而解矣。……以



西學言之，如格致製造等學，其本也；語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在茲乎。」

所以魯迅先生在十八歲這年考入江南水師學堂的時候，除了讀英文以外，還得讀一整

天漢文，讀的是：『君子曰，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還得作一整

天漢文，題目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穎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作論……。』

『洋務』下  
的舊花樣

這學校的校長，當時是稱爲『總辦』的，資格須是候補道，大堂上有着軍令，是可以將學生殺頭的。而魯迅先生在這時也曾做着反抗的事。

有一次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傲然的樣子，很有着學者的風度，可是當他遇到一位叫作『沈釗』的學生的時候，他却倒了楣。他把他叫作『沈鈞』，於是學生們知道他並非什麼學者，便以『沈鈞』的大名奉贈於他。先是譏笑，繼而至於相罵，不過兩天之內，魯迅先生却與其他十幾個同學，就被疊連的記了兩小過兩大過，還差一小過，沒有被開除。

這學校雖然有很高大的桅桿，下面張着網，可以練習爬桅船的技術，這可以算是有些『洋氣』了，而一個游泳池因為溺死了兩個學生便填平了，上面還特別蓋個關帝廟，藉這關夫子的威靈，來鎮壓水鬼。並且爲着超度亡魂的關係，每年七月半還得請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場』裏放焰口。魯迅先生還記得看見一位紅鼻胖大的和尚，『戴上毘盧帽，捏訣，念咒：「迴資囉，普彌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魯迅先生覺得這不大合適，便在十個月以後，就脫離了這『烏烟瘴氣』的洋學堂，而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了。——這是魯迅先生十九歲這年正月的事。

窮 苦

改入這個學校，主要的當然是上述的原因，其次的便是生活的壓迫，魯迅先生帶了八元川資去考學，到了之後，錢就用光了。而水師學堂里一年只有二兩銀子的津貼，前三個月試習期間，還只發五百文零用錢，所以冬天連件棉衣也做不起，只好穿着夾褲過冬，每天吃些辣椒取暖。——礦路學堂是新開設的，待遇方面也許要好一些。

礦路  
學堂

說起這個學校的建立，又不能不說起作『彌補』工作之張之洞來。因為這個學校便是在魯迅先生入學前四年由他奏議建立的，當時他的奏議是

這樣寫着：

「……自強新軍，開辦情形，業已陳奏在案。德國陸軍人員無一不由學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練成勁旅，非廣設學堂，實地教練，不足以造就將才，光緒十二年間，天津地方曾設立武備學堂，即臣在兩廣總督任內，亦曾設立陸師學堂，雖學生額數有限，而此次創練新軍，營哨各官，取之兩處學堂出身之人，究視未學者領會較易，長進甚速，是以學堂之益，確有明徵。查江南省城原設有水師學堂，今於儀鳳門內和會街地方，創建陸軍學堂，講舍住屋操場，一例具備，學生以一百五十人爲額，分馬步砲隊，及工作臺砲各門，約以二年爲期，二年後再令專習砲法一年，三年期滿，分別甲乙，是爲畢業。又鐵路一項，學有專門，與陸軍尤相關係，從前北洋亦經設有鐵路學堂，但人數不多，殊不敷用，今擬另延洋教習三人，招集學生九十人，別爲鐵路專門，附入陸軍學堂，以資通貫。其款項籌措方法，陸軍學堂開辦四萬數千兩，在籌防局動款撥用，至常年經費四萬餘兩，又鐵路學堂經費二萬數千兩，即在山海關新認加解每年四萬兩，鎮江關新認加解每年七千兩

項內動支，更勸募商捐以足之……」

這個奏摺呈上以後，得到皇上的允許，便開辦了。至於附設的鐵路學堂，因為後來的兩江總督（大約是劉坤一）聽說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便想訓練一批開鑛的技師，這樣大約就將鐵路與煤礦放在一起開設一個礦路學堂。而且爲着煤礦的急欲大量開採，學校的功課，便偏重在這方。

這個學校因爲是『仿照德制』的關係，所以外國文也學的是德文，漢文雖仍舊是讀左傳，但外加了『小學集註』，論文題目，也改了花樣，出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之類。

此外的功課，還有格致，地學，金石學（礦物學），而且要畫鐵軌橫斷面圖——功課的確是有些新鮮了。

新黨  
總辦

入這校的第二年，魯迅先生二十歲的時候，學校總辦換了一個『新黨』，所謂『新黨』，就『變法維新』的人物，談到組織，是先有康有爲等發起組織的『強學會』（馬關訂約以後，在上海創立，有謂在北京創立者。）最初參加

的有文廷式（翰林院學士）張家鼎（工部尙書）張之洞（湖廣總督）以及岑春煊，張謇，袁世凱等人。又辦了一個時務報（係由強學報改名而成）由康的弟子梁啓超主筆。議論當時新政，風靡一時。這校的總辦既是一位『新黨』，所以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

他考漢文，也是自己出題目，與一般教員出的不同，例如他曾出過『華盛頓論』，弄得漢文教員反惴惴的來問學生：『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時務報與  
天演論

因此，學校中看新書的風氣也流行起來。魯迅先生在當時也便花了五百文買了一部白紙石印的『天演論』，『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伯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

學校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譯學彙編』（按該書或即稱爲『譯書彙編』，爲光緒一十五年（己亥）日本留學生所最初創刊兩種新雜誌之一種，爲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所主持。所譯西書有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節理』；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諸書。——作者）在這裏都可以任人閱看了。

魯迅先生有位本家老前輩，看到他看這一類的書，便很嚴肅的對他說：

「康有爲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爲，有者，「富有天下」；爲者，「貴爲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魯迅雖然一面想，誠然，可惡的很，可是一面心裏也發出一點反感，而這位老前輩又說：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

這篇文章是以「臣許應駟跪奏……」開首，來參康有爲及御史楊深秀於戊戌年三月上書請廢八股之不當的。（事見「清鑑」七一〇頁，——作者）魯迅先生却沒有聽他那一套，自己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喫倭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魯迅先生這一時期的思想，已由憎惡S城人的面孔的反動而投身「洋務」，又由水師學堂實際感到「洋務」的不澈底，改入另一個較新的礦路學堂，又由這裏擴大了眼界，接受一些康梁「變法維新」的思想，又接受了西洋的「物競」「天擇」的道理。——這一過程，正是中國社會處在一個大變革前夜的過程。

變法失敗與  
義和團興起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閉關自守的時代已成爲過去，甲午一戰，滿清腐朽的統治，便已緊敲着喪鐘，稍爲清醒一點的官吏，在甲午戰前便實際經驗到非急起直追，無法與外力抵抗。於是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的『洋務運動』產生；一般有革新思想的士大夫，認爲這還是支節的辦法，非普遍的改革。於是便有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上海『廣學會』的創立，介紹科學思想，宣佈更進步一點的富國強兵的道理。同時，這年康有爲已開始提倡變法，繼之康又有『強學會』的組織，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又有『桂學會』的組織，是康梁直接領導的『變法維新』的中心機關，這年又有順天府尹胡燏棻的條陳變法自強的奏摺，康梁這年赴北京會試，適當馬關條約剛剛簽定，乃有集合一千三百人簽名請求變法的『公車上書』事件，書中主要的意見是說明當前政治經濟的危機，主張政府應該扶助農業，救濟手工業，扶植商業，賑濟貧民，取消釐金，興辦重工業，建鐵路，辦學校，廢八股，……是針對着帝國主義者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而發的。——這種改良主義的辦法，頗得協辦大學士翁同龢的賞識，乃介紹有爲於光緒帝。



這年康中進士，自此以後，他有七次上書，但都爲守舊頑固的高級官吏所阻，不得上達。可是他的奏稿，如爲膠案事件者，已在京師傳抄殆遍，光緒帝知道了，也頗思採用，且擬召見康有爲，却爲恭親王所諫阻。不得已，光緒帝就特命總理各國事務的王大臣傳詢康有爲的救國大計，並命他具摺上陳，又宣取他所著的『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兩書以供御覽。於是康便有一篇『應詔統籌全局疏』，要皇帝『以俄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說到變法之始，他說最重要的有三點：

1. 大誓群臣以定國事；
2. 立對策所以徵賢才；
3. 開制度局而定憲法。

這正是戊戌這年年初的事。

條陳上去以後，皇帝深爲採納，且因外患內憂的緊逼，這年四月，光緒帝便毅然下定國是的詔文，略謂：——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事，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



科制度，創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度，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輿論莫衷一是，或託於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政必當擯除，衆喙嚶嚶，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分爭，互相水火，從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大小臣工，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佩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爲有用，以養成通權濟變之才云云。」

從這篇寶貴的文獻裏，看出變法維新的難產，與光緒帝毅然決然的態度，因爲他知道非如此，便無以挽救己身的命運了。

接着便召見康有爲，引用了新黨人物如梁啓超、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人。到這年七月，光緒對實行新政的諭詔，凡數十下，如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汰冗員，廣言路，保薦經濟特科人才，開辦京師大學堂及各種學堂，興辦銀行，設立鐵路礦務等局，

廢祀典不載的寺廟，裁老弱無用的兵額等等。——都是維新變法具體的設施。

光緒帝的這種舉動，引起守舊派極大的恐怖，乃利用慈禧皇太后的家族地位，來消滅所謂『帝黨』，而這『帝黨』是士大夫以及赤手空拳的皇帝，既無兵力，又少群眾，結果很快的被『后黨』撲滅，一方面是六君子被殺，康梁逃亡；一方面是光緒『欲食鷄絲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梁氏語）的被幽囚起來。——這種在舊地基上的資產階級性的保皇改良運動，就此一蹶不振。

『后黨』得勢以後，對帝國主義者的着着進逼，也是感覺無以應付，乃希圖利用『義和團』來驅逐『洋人』的勢力，同時也利用『拳匪』來撲滅反政府的運動。——在這種『神話』式的安內攘外的政策之下，釀起一九〇〇年的『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陷平津，皇太后皇帝西奔逃難，次年『辛丑和議』，賠償列強軍費達四萬萬五千萬兩（本利計算達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且平毀大沽一帶砲台，允許各國駐兵，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又更進了一步。

這一大段歷史背景的詳述，是極有助於對魯迅先生在南京求學期間生活的了解。——

因爲他那時正處於這大動亂的年頭。

我們看他在戊戌這一年（一八九八年，先生十八歲）上的江南水師學堂，己亥這一年（一八九九年，先生十九歲）改入礦路學堂，庚子這一年（一九〇〇年，先生二十歲）他在學校二年級，辛丑這一年（一九〇一年，先生二十一歲）他在學校畢業。——他正在學校中度過了『變法維新』，『后黨』得勢，『拳匪』之亂，和『辛丑和議』。

到  
國  
外  
去

所以在他初入『水師學堂』的時候，正看出『洋務運動』的騎牆與衰退；在入『礦路學堂』的時候，又趕上『維新』的尾聲，他雖是幸運的在這個學校裏第二年上碰到個看『時務報』的總辦，而這個學校却在這年幾乎被裁撤了。在先生的『瑣記』中雖說是受了『開礦無利』的影響，實際上怕還是政治上的變動所致。好容易湊合畢了業却是『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得，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餘的只還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他這時從譯出的書上（如『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以及歷史等書。）看出了中醫的有意或無意的騙局，以及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便很想能到日本學

醫，這種願望，後來終於達到了。

學 校  
生 活

除了上述以外，魯迅先生在上學時期的日常生活方面，還有幾點可以在這裏補述一下的，就是：

一、他在學校，對於功課，從不溫習，而記憶力特別強，考試時總是名列第一的時候多。他便利用這不溫習功課的時間，看課外的書報，除了上述的「時務報」，「天演論」外，他還看過生理學，嚴譯的「法意」，另外就是看小說，其中以林琴南的譯著為最，從「茶花女遺事」出版以後，隨出隨買。

二、好騎馬，往往由馬上摔下，弄得皮破血流，還是騎，而且常常說：「落馬一次，即增一次進步」。

三、不喜交際。

四、不屈服，他曾騎馬過旗營附近，遇到旗人的攻擊，他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揚鞭窮追，以致墜馬。

五、苦學，穿夾褲過冬，上面已經提到，還有是上下輪船的時候，總是坐獨輪車，一

邊攔行李，一邊自己坐。——而他對於學問，絲毫不放鬆，他曾手抄漢譯賴耶爾(C. L. Yell)的「地學淺說」(案即Principles of Geology)兩大冊，圖解精密，抄摹實在不易。

六、對於『排滿的學說和辯子的罪狀和文字獄的大略』，已經知道了一些。

看了這一時期的魯迅先生的生活，便知道他在這時看透了『洋務』運動的本質，部分的受了『變法維新』的思想的影響，接受了西洋科學，哲學，文學的思想。——而這些多半得力於他的課外閱讀。他沒有被學校的小圈子範圍住，他又衝破了另一些半新舊的圍繞，向光明遼闊的遠方邁進。

## 第二章 海外八年

十雙白  
布襪

辛丑（一九〇一年）這一年的十二月，魯迅先生在礦路學堂畢業了，在第二年的二月（一九〇二年，先生二十二歲）便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魯迅先生曾說道：——

『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爲者變過法，不成，作爲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而八國聯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於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去留學。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中的一個。』

同學中派定的原是五個人，其中的一位因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便沒有去，於是只賸了

## 四個人東渡。

爲着留學外國，不知該帶什麼才是，便去請問一位曾經遊歷過東洋的前輩同學，他告訴魯迅，應該多帶些中國襪，換日本現銀。結果是帶去十雙中國白布襪，因爲進校後需常穿皮鞋和制服，布襪成爲無用；銀元也需賠錢再換成半圓的銀元和紙幣。

東京弘  
文學院

魯迅先生到了日本以後，就先在東京弘文學院江南班學習日語。——  
這個學校，是爲『清國留學生』預備的。

清國留  
學生

當時的留學生大多數的裝束舉動，說起來是頗帶着滑稽歷史的意味的。

『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跳舞，燉  
肉，革命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可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也有些人不去『學跳舞』而在住居的地方關起來燉牛肉吃的。

哲學  
問題

魯迅先生既不是這盤着辮子在『咚咚』的『學跳舞』之中的一個，也不會在外國關了門燉牛肉吃；於是他就更加努力讀書，除了文學的書籍以外，他又喜歡看哲學書籍，所以他當時常與同學許壽裳先生談到這方面的問題，例如他問：

「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國國民性中缺乏的是什麼？」

「三、它的病根何在？」

後來他又談到志願學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

看書之外，又常常參加集會，聽講演，有一次在一個忘了名目的會場上，看見一位頭



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講演排滿的英勇的青年，先聽得肅然起敬，到後來聽到他說『我在這裏罵老太婆（案即指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罵吳稚暉』，聽者哄堂大笑，魯迅先生感覺有些失望。他認為這種『打諢』，有害於聽眾的情緒。這時吳稚暉正與公使蔡鈞大戰，頭上的白布下面就是光榮的傷痕。不久吳稚暉便被押送回國。（按馮自由所記，吳於壬寅年間奉粵督陶模命帶領速成師範生胡衍鴻等東渡，是年八月，留學生因反對取締學生事件，與蔡鈞大起衝突，吳在清使館抗爭最力。蔡乃請日政府以警察逐吳返國，吳被解時，憤然躍入濠城，賴日警援救，得不死，留學生因此事頗有歸國者。）

### 興中會

寫到這裏，又不得不回溯一下歷史事件，因為東京這時的活動情形，是有着歷史的根源的。

上面我們已經談過『甲午之役』的前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事，已引起全國有識者的公憤，所以爆發了革命運動。可是除了我們談過的『洋務』，『保皇變法維新』（康曾說過膝蓋就是爲着跪拜皇帝等等而用的，否則要此膝何用？）等不澈底的改良運動以外，又有一派主張澈底推翻滿清的革命黨人及組織，那便是以中山先生及楊飛鴻先生所

## 領導的『興中會』。

中山先生在乙未（清光緒廿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廣州發難之先，曾往天津，上書李鴻章（案即『上李相國書』，主張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條陳改革的事端，可是遭到李鴻章的拒納。中山先生於是覺得保皇維新的改良運動，是不會成功的，乃憤而走檀香山，聯合華僑，於甲午（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組織了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馬關訂約』以後，中山先生返國，途經日本橫濱。便灑下了革命的種子，由此在日本方有興中會分會的設立。不過那時還限於華商份子，真正留學生的提倡革命，是約始於己亥（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兩年。當時的留學生不滿百人，主張根本改革中國政治的，也不過剛是半數，其他的一半，便抓在保皇黨的手中。

### 東京的 浪潮

到了辛丑（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壬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魯迅先生這一年赴日留學）各省留學生才增至數千人。曾組織留學生會館於神田駿河台，開幕的這天，吳祿貞演說，比喻這會為美國費城的獨立廳。壬寅這年

三月十九（明崇禎殉國忌日）章太炎，秦力山，馮自由，馬君武等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爲清公使蔡鈞要求日本政府禁止舉行，紀念會宣言，出於章太炎的手筆，文中有這樣的警句：——

『……是用昭告於穆，類聚同氣，雪涕來會，以志亡國……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復逾數稔，逝者日往。焚巢餘痛，誰能撫摩；每念及此，彌以傷心流涕者也。……』

這會 中山先生也曾由橫濱趕來參加。

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的元旦，各省學生又在留學生會館舉行新正團拜禮，到了千多人，清公使蔡鈞也去了。而這時有馬君武，劉成禺先後演說滿州吞滅中國的歷史，主張非排除滿族專制，恢復漢人主權，不足以救中國。說得慷慨激昂，滿座鼓掌。滿宗室長福起來駁斥，爲群衆呵退。

這年四月，因帝俄佔東三省，留學生發起組織拒俄義勇軍，後改稱軍國民教育會 舉

藍天蔚爲隊長，留學生參加的有一千多人，每日操演不絕，後來爲日政府所禁止。

70

由癸卯到甲辰（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留學生中編著革命書報的事，更風起雲湧，如：

鄂人劉成禹等編的「湖北留學生界」；

蘇人秦毓璽等的「江蘇」；

浙人孫江東蔣方震等的「浙江潮」；

湘人陳天華等的「新湖南」及「遊學編譯」；

此外出版物如「猛回頭」，「警世鐘」，「國民必讀」，「最近政見之評決」，「漢幟」，「太平天國戰史」，「二十世紀之支那」，……等。

又有人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錄明末清初的文獻，集印成冊的有「湖北學生界」所出的增刊「漢聲」，封面上題着文選集句：『擴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書的內容，大約是少不了，「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這一類的文字。

另有也是抄錄翻印的，如「朱舜水集」「張蒼水集」，也在這時或稍後出版。還有黃蕭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彙集出版。

魯迅先生在東京弘文學院的期間，正是東京留學生最活躍的時期。他是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到的東京，入弘文學院，到甲辰年（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八月才到仙台入醫學專門學校。所以東京留學生革命空氣最濃的時期，他正在這裏。而且活躍的中心領導者，是主張徹底推翻滿清統治的『興中會』，而不是『保皇黨』。魯迅先生此時的思想趨向，顯然的是站在反滿革命的一面了。他大約就在這時候讀了『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作的『革命軍』，他認為別的千言萬語，抵不過他這淺近直接。鄒容當時才十九歲，這書是主張『革命排滿』的。他又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說道：——

「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于尋求的大抵是新智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

從這寥寥幾句話裏，也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當時的活動情形。又從「范愛農」一文中，

也可看出他是浙江同鄉中較爲活躍的一個，當新來留學的同鄉如范愛農，陳伯平，馬宗漢等到岸的時候，他曾去橫濱迎接，看見他們在火車上讓坐，而且帶着繡花弓鞋，（徐錫麟太太的）火車一開，讓坐的跌倒三四個：弓鞋爲檢查人員仔細賞玩。魯迅先生當時很不以爲然的搖了兩次頭。——從這『不以爲然』中，也可以反映出他當時的思想行動的概略。

「浙江潮」  
撰稿

魯迅先生這時除了學習日文，以及到外邊活動以外，他於一九〇三年便爲『浙江潮』撰稿，在「集外集」中還可以見到的「斯巴達之魂」，及「說卸」兩篇，就是這時的產品。

這兩篇文章，據魯迅先生自己說道：——

『我記得自己當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所以大概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不過後來無論怎麼記，也再也記不起他們的老家，而且我那時初學日文，文法並未了然，就急於看書，看書並不很懂，就急於翻譯，所以那內容也就可疑的很。而且文章又多麼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達之魂」，現在看起來，自己不免耳夾發熱。但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纔能被稱爲好文章。我還記得「披髮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但我的

文章裏，也有受着嚴又陵的影響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經」的臘丁語的音譯，這是現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說鈿中有「馳蓮涅伏」「最人涅伏」等語。）

其實，這兩文，仍有他歷史的意義在。前者是述斯巴達勇士與波斯王大戰的故事。斯巴達勇士以三百人扼守溫泉門與敵數萬人苦鬪，終於全軍死義，僅有一人生還。生還的這人，是事先因目疾休養，未參加戰鬥，可是這僅有的一人，回家以後，他的妻認爲他辱國辱家，竟以死諫。——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猶見於今日的希臘。魯迅先生當時譯這文字的動機，無疑的是鼓吹青年應以此種精神拯救國家於危難。——在譯文前短序中魯迅先生這樣寫道：——

「……我今掇其逸事，貽我青年，嗚呼！世有不甘自下於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擲筆而起者矣。」

後者是譯述法國居里夫人（原作「古籬夫人」）發現「鐳」的經過。（原作「鈿」）也是初期紹介西洋科學思想的一篇重要文字。篇末有云：——

「自X線之研究，而得鈿綫；由鈿綫之研究，而生電子說。由是而關於物質之觀點，倏一震

動，生大變象。最人涅伏，吐故納新，敗果既落，新葩欲吐，雖曰古籬夫人之偉功，而終當脫冠以謝十九世末之X綫發現者林達根氏。」

前一篇中可以看出魯迅先生青年時代的蓬勃朝氣，以及戰鬥的意志。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當時的青年的鼓舞激勵。後一篇便看出他對科學的愛好，同時也可以看出他認為要解救中國的危亡，非接受外來的科學思想不可。所以不但自己在閱讀這類書籍，而且把它譯述出來，公諸當時的青年。

「月界旅行」與

「地底旅行」

用同一心理，又譯出美國培倫（名查理士）所作的科學小說：「月

界旅行」；英國威南作：「地底旅行」兩書。另外還有一部「北極探險記」大約也是這時譯出，可是原文已經尋覓不到了。（這書敘事用文言，對話用白話，曾由蔣觀雲先生介紹給商務印書館，被編輯退回，並且大罵，說是「譯法荒謬」。）

在「月界旅行」的弁言中先生說道：——

「蓋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談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彼纖兒俗子，山海經，三國志諸書，未嘗



夢見，而亦能津津然識長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實鏡花緣及三國演義之賜也。故掇取學理。去莊而諧，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於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偉，有如此者！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誌怪者，架棟汗牛，而獨於科學小說，乃如麟角。智識荒獇，此實一端。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

從這段『弁言』中，很可以看出他譯『科學小說』的動機。他是想藉着這『小說』體材，容易爲一般人接受，來普遍的傳達科學思想。

『月界旅行』這書，是根據日譯本重新譯述的。將原有二十八章，改爲十四回的章回小說？這種辦法，大約是受了林琴南的影響。

這書是一九〇三年譯於『日本古江戸之旅舍』。

書的內容，是借一美洲合衆國中的麥烈蘭國的槍砲會社爲起點，敘述這會社因戰事結束，社長會員均無事可幹，於是社長發起要對月界開一條通路。於是利用他們的製砲的科學知識，加上天文學界的幫助，工程師的建造，數學，儀器，等等的推算。終於造成一座

巨砲，用砲彈將三位旅行者發射到月球上去。——這裏介紹了許多科學的知識，以及科學界前進不已的『希望』。爲科學而努力而犧牲的精神。——這對鼓舞青年對科學研究發生興趣，發生愛好，因而從事科學的活動，其功實不在小。（案此書魯迅先生以三十元出售，換了別人的名字出版，全書於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印行。）

「地底旅行」一書，想也是據日譯本譯述而成的。也是章回體，凡十二回。最初用『索士』筆名發表於「浙江潮」。後於光緒卅二年由南京啓新書局將全書印行。

書中內容，係述德國列曼博物學士，帶着他姪兒亞離士到衣蘭岬島斯捺弗黎火山，由火山口下降，去探『地府』秘密的事。——其中如地質學的知識，礦物學的知識，以及動植物學的知識，還有例如科學儀器如磁針到某一地點就變向的常識，都從一件有趣的冒險的故事中，不露痕跡的介紹出來。

這種書，對青年啓發他研究科學的興趣，要比死課本有用的多。可惜這類書，到現在中國還是很少。

綜觀上述，我們看到魯迅先生在東京弘文學院的時期，一面他學習了日本的語言，一

面他讀了許多科學，哲學，小說的書籍，一面他又介紹了西洋科學的知識，以及斯巴達人抗戰不屈，英勇犧牲的精神。……——這時東京留學生雖說是空前的活潑，却都是偏重於政治方面的。而魯迅先生却能抽空埋頭於科學的學術思想的譯著，——這在當時實在算得一個最實際的啓蒙運動者。這種功勳，是永遠不可湮沒的。

『血薦軒轅』

他在這時（一九〇三）曾有一首自題小像詩送上遂先生（按即許壽裳先生），詩中說道：——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這詩據上遂先生的解釋是：——

『首句說留學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寫遙望故國風雨飄搖之狀，三述同胞未醒，不勝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懷抱，是一句畢生實踐的格言。』

從這首詩裏，更可以看出他這時期的感觸與抱負。他正以『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精神，來喚醒同胞，向科學的革命的光明大道前進。

仙 台  
醫 專

弘文學院，是一個預備學校，他上了兩年半以後，便於一九〇四年八月轉仙台，（Sendai）的醫學專門學校；其時先生是廿四歲。

他學醫的動機，上面已經說過。至於學醫的目的，在「吶喊」自序中也說到：——

「……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除此以外，便是許壽裳先生所記，他「還對於一件具體的事實起了宏願，也可以說是一種癡想，就是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謂「三寸金蓮」，使恢復到天足模樣」。換句話說，就是他想以新醫學來使裹彎了的骨骼，再伸展到原來的樣子，——有着這樣的目的和願望，便使他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

物 希  
為 貴

這個學校，在那時還沒有中國學生，物以希為貴，魯迅去了，頗受學校當局以及教職員的優待。魯迅先生曾寫過當時的情況：——

「……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

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一

在這學校裏，魯迅先生聽到了許多新鮮的講義，而且知道日本翻譯和研究新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在這學校裏，魯迅先生曾經解剖過好些尸體，養成了他銳利，深刻，仔細的眼光。

籐野先生

魯迅先生在這里遇到一位教骨學，血管學，神經學，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的籐野嚴九郎先生。這位先生雖是對於衣著馬馬虎虎，有時竟會不帶領結上堂，而他對於功課，却極認真負責。當時予魯迅先生極大的幫助和鼓勵。他曾仔細的爲魯迅添改着記錄的講義。甚至連文法上的錯誤，他也一一訂正；就是繪圖上一條血管的位置稍微移動了一點，他也和靄的告訴魯迅，說是：『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

被侮辱與  
損害的

頭一學年完畢，魯迅先生在暑假裏到東京玩了一夏天，回來的時候，成績已經發表，一百多位同學中，他考在中間。這樣便引起日本同學的懷疑，又看見籐野先生對他很好，於是就認為他之所以能考在中間，一定是籐野先生事先給他講義上作了記號，『漏』了題目的，於是先來檢查他的講義，繼之寫信來警告他，又用各種方式來諷刺他，這事雖經魯迅先生的嚴厲反抗，至使他們悄然無聲，而先生所受到的刺激，却是極深，他由此深切了解到弱國人民的受人輕視與侮辱。先生回憶文中寫道：——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

接着他便又遭着看槍斃中國人的命運。

槍斃  
中國人

學校在第二學年開始，添了微菌學的課程。細菌的形狀是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尙未完的時候，便演點時事片子，來養成學生侵略的頭腦，這也是『軍國民』教育中的『新穎』辦法。——那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期，

（案：日俄戰爭起於一九〇四年，終止於一九〇五年，魯迅先生在醫專的第二學年上學期，正是一九〇五年的後半年。先生所述的事件，或就在這半年，或者是一九〇六年日俄戰爭結束的時候，先生於一九〇六年春假期間離校。）所映的片子，當然都是日本怎樣戰勝俄國的事。而他們打仗，却以我們中國東北為主要戰場，所以俄國的偵探，有的是收買中國人擔任的。片中便有一次映出這種偵探被日人捉住槍斃（在「自傳」及「吶喊」自序中作「被斬」）的事。看到這裏，魯迅先生的同班，便拍掌歡呼『萬歲』。而且暗中說道：『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斷定中國必亡。』魯迅先生聽了這話，覺得特別刺耳。由此便決心中止學醫。他因為看見影片中的中國人（被斬的與看斬的），體格並非不強壯，而精神上顯得非常的麻木。——這種麻木，却非醫藥所可救治，非在精神上加以改造不可。不然他們是只會做『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的。——而善於改變精神，魯迅先生認為要推『文藝』，於是他決心中止學醫。

轉  
變

因此在第二學年未終結的時候（「吶喊」自序中作未終結，「藤野先生」一文作終結。）他辭別了醫專和那誨人不倦，使他終身感激的藤野先

生，而回到東京。

在許壽裳先生的文中，曾記着他的『轉變』與『退學』：——

「……到了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我退學了』，他對我說。

『爲什麼』？我聽了吃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爲什麼要中斷……」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於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馱子，壞馱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由此他便留在東京，在這年六月，爲了不使母親傷心，回國與朱女士結婚，在家只住了四天，便又返回日本。他的兄弟作人，也於這時被派往日本學習土木工程，便偕同前往，時間是一九〇六年六月，先生二十六歲。

章太炎與

「民報」

到了東京以後，便開始研究文藝。同一時間（一九〇六年六月）章太炎先生也出獄東渡，在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這「民報」也成爲魯迅



先生愛讀的雜誌之一。（按「民報」係每月出一冊的）因為他對章先生的人格的光輝，這以前便有了景仰。

章先生是癸卯（一九〇三年）這一年為替鄒容所著的「革命軍」一書作序，被兩江總督派員控訴於上海會審公堂，結果押在西牢的。

在獄中常常寄出詩文，為社會所重視。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也曾有刊載。如「獄中鄒贈容」，及「獄中聞沈禹希見殺」等詩，魯迅先生都會熟讀過，對他極為仰慕。

到了東京以後，看見他主編的「民報」，雖然他的文字古奧，極為費解，可是「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鬪爭，和××，×××鬪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鬪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按年譜載於一九〇八年從太炎先生學，這里所記，似為一九〇六年或一九〇七年）。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却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

這時魯迅先生除了看報看書以外，因為想從外國文直接的讀書起見，便繼續在仙台所學的德文，又在「東京獨逸語學協會」聽講。

他又看到東京的留學生辦的雜誌雖然不少，談文學的却幾乎沒有，他便想辦個文學雜誌，來掀起文學運動。

『新生』  
的失敗

於是在一九〇七年，便著手籌備，把雜誌的名字也起好了，是用『新的生命』的意思定爲『新生』，又預備好了封面圖案及書中的插圖。——

誰知消息一傳出去，便遭到一般留學生的嘲笑。因爲那時的留學生十九都是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文學頗爲輕視，有的便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的『新生』麼？又有人（大約是胡仁源）來對魯迅先生說：『你弄文學作甚，有什麼用處？』魯迅先生便答覆他說：『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

這『新生』在娘胎裏就遭到冷嘲熱諷，待到快要出生的時候，又『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連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自己的雜誌沒有出版，先生這一年的幾篇文字，有的便刊登在一個名叫「河南」的雜誌上（按「河南」雜誌爲程克，劉申叔等在東京所創辦。

魯迅先生的稿子，是孫竹丹先生來拉去的。其中有兩篇是確知在「河南」上刊登，其餘刊出的地方待考。）

保存至今的，一共有四篇；一篇是：「人之歷史」；一篇是：「科學史教篇」；一篇是：「文化偏至論」；一篇是：「摩羅詩力說」。

「人之歷史」，是對『德國黑格爾氏種族發生學之一元研究』的『詮解』。文中敘述『進化』之說，開始於希臘的德黎（Thales）；繼之有瑞典的林那（K. von Linné），對動物的系統，加以論列；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又有德大詩人瞿提（M. von Goethe）建『形蛻論』；十九世紀初法人寇偉（Z. G. Cuvier）又有動物的解說；蘭麻克（Jean De Lamarck）著有『生體論』「動物哲學」等書，來說明種族，形態的轉變，以一元論的觀點，闡述生物進化的情形，反對神造的說法，到英國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天擇論」和「物種由來」兩書傳出，生物進化的學說，才算集其大成。到十九世紀末德國的黑格爾

(E. Haeckel) 作「生物進化系圖」，且使「種族發生學」(Phylogenie) 與「個體發生學」(Ontogenie) 歸於一元。追溯人類的由來，又述明曼衍的情況，生物進化的學說，才達到更系統的地步。(或者說更科學的) (原文說達到『峰極』，祇是當時的觀感。)

這篇文章中，且將黑格爾「生物進化系圖」錄出，使人一目了然生物進化的情況，是一篇頗具體而有意義的文章。

至於作這文的動機，是魯迅先生看到當時中國頑固的大人先生們死硬的不承認人是猿猴變的說法。所以他便把這種學說系統的介紹出來，且舉出爪哇人猿化石發現的事實來作證明，使他們明白『人的歷史』的真實情況。

「科學史教篇」一文，是敘述『科學歷來發達的繩迹』，從希臘羅馬起，到十八世紀末瓦特發明蒸汽機止，科學界的先驅，一一加以介紹。篇末更敘出，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法國在內爭外禍的緊急關頭，賴科學來挽救危亡，所以丁達爾說道：——

「法國爾時，實生一物，曰：科學與愛國。」

這是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所在，因為先生當時看到：——

「震他國之強大，慄然自危，興業振兵之說，日騰於口者，外狀固若成然覺矣，按其實則僅眩於當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諦……慮舉國惟枝葉之求，而無一二士尋其本，則有源者日長，逐末者仍立撥耳。……」

「科學史教篇」便是告訴人們科學的本源，使人們知道這東西要由基礎上慢慢建立，不是捨本逐末可以辦到的。

「文化偏至論」，仍是對捨本逐末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的批判。他認為這種生吞活剝半路截取西洋文化（且非西洋文化全部，只是枝葉，皮毛。），希圖富國強兵，祇是一種為封建統治者作起死回生打算的事，而並非真正來解救中國的危亡。作這種打算的，是大部為封建主的統治効力，為個人的升官發財効力，而並非為中國廣大人民効力，所以他說：——

「嗟夫，夫子蓋以習兵事爲生，故不根本之圖，而僅提所學以干天下；雖兜牟深隱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祿之色，固灼然現於外矣！計其次者，乃復有製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前二者素見重於中國青年間，縱不主張，治之者亦將不可縷數。蓋國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

士之譽，即有不幸，宗社爲墟，而廣有金資，大能溫飽，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殺如猶太遺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於身受，縱大禍重及矣，而倖免者非無人，其人又適爲己，或能得溫飽又如故也。……」

他認爲：——

「培物質而張靈明，任個性而排衆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奚事抱枝拾葉，徒金錢國會立憲之云乎？夫勢利之念，昌狂於中，則是非之辨爲之昧……則多數常爲盲子，……少數乃爲巨奸。……」

這正是針對着那一時期的由上而下的『洋務運動』，由上而下的『變法維新』，由上而下的『偽立憲』而言。所以他主張『非物質，重個人』。——這話好像有着『唯心』的色彩，而實際上是對封建統治者以及奴才之流的重視個人財富，希圖繼續保持個人財富，愚弄衆人，剝削衆人的自由幸福而起的反抗思想。他要求解放，要求自由，他認爲非衆人的解放自由，不足以挽救危亡。

我們應把這篇文章同上兩篇（「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對照來看，便知道他絕

非庸俗的唯心論者，而是窺探了西歐文明之所以興起，所以偏缺，才開了這樣藥方。

他具有進化論的思想（見「人之歷史」一文），他具有科學的思想（見「科學史教篇」一文），而他忽然在這裡主張『非物質，重個人』，是有着社會的根據的，並非自己打了嘴巴。他是意味着中國非根本改革，不足以建立科學的基礎，不足以起死回生，這正是由黑暗中國所產生的思想，——雖然還不是澈底的革命行動的思想，却也不是超然的『唯心』思想了。

他不但看到中國的黑暗，且也看到十九世紀末西歐文明的偏枯。所以他想舊的既不好，新的又有毛病，要在這新舊弊端之外，重建精神生活，而由這種新興的精神，指導着中國前進，不再蹈西歐資本主義的覆轍。他認為倘若不這樣，則『往者爲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沈淪遂以益速矣。』

這可以說魯迅先生當時就憧憬着新民主主義的思想，而並非庸俗的『唯心』思想。

「摩羅詩力說」一文，是出發於前一思想而專對當時文藝有以主張的文字。

拜倫的  
崇敬

所謂「摩羅」是「天魔」的意思，「歐人謂之撒但」，本來人家拿這名詞加在拜倫(G. Byron)身上的，後來凡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爲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像德國的愛倫德(E. M. Arndt)台陀開納(Theodor Korner)英國的拜倫，雪萊(Pooy Byshe Shelly)；俄國的普式庚(A. Pushkin)萊孟托夫(W. Lermontov)；波蘭的密克威支(A. Mickiewicz)，斯洛伐支奇(J. Slowacki)，克拉甸斯奇(S. Krasinski)；匈加利的裴兌飛(A. Petofi)。魯迅先生列舉這些人的身世以及作品以後，他說道：——

「拜倫雪萊繼起，轉戰反抗，……其力如巨濤，直薄舊社會之柱石。餘波流行，入俄則起國民詩人普式庚，至波蘭則作報復詩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則覺愛國詩人裴兌飛；其他宗徒，不勝具道。顧拜倫雪萊，雖蒙摩羅之謚，亦第人焉而已。凡其同人，實亦不必曰摩羅宗，苟在人間，必有如是。此蓋聆熱誠之聲而頓覺者也，此蓋同懷熱誠而互契者也。故其平生，亦甚神肖，大都執兵流血，如角劍之士，轉輾于衆之目前，使抱戰栗與愉快而觀其鏖撲。故無流血於衆之目前者，其群禍矣；雖有而衆不之視，或且進而殺之，斯其爲群，乃愈益禍而不可救也！」



魯迅先生看到當時中國詩文壇的蕭條寂寞，而缺乏『引吭爲好音』的『黃鳥』，缺乏這種『摩羅詩力』；一味的懷舊，或者無選擇的受新，他認爲都不是當時中國所需要。當時所需要的正是這『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爲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的詩人。

尤其是對拜倫助希臘獨立，這更是魯迅先生愛好他詩的主要原因，先生當時讀到他的詩，真是『心神俱旺』，同時又看到拜倫戴着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更起着衷心的景仰。（那時先生更讀了『新羅馬傳奇』及蘇曼殊用古奧的句子（大約經過章太炎的潤色）譯的拜倫的詩。）

柯根教授在他的「世界文學史綱」中曾說過：——

「『唐·璜』（按爲拜倫名著之一）證明着拜倫不僅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者，不僅是失望之歌人，像我們所慣於表現他的，而且是偉大的寫實主義者。在『唐·璜』裏他視察到人生之海的深處，竭力捕捉社會的不公之根本原因，作爲一個社會的證罪人之角色而出現着。……在『唐·璜』與『銅世紀』（按亦爲拜倫名著之一）裏，鞭笞着社會的過錯時，他時常導引問題到經濟的原因。……難

以確言，拜倫是那在貴族宮廷制度之後設立於歐洲之資產階級制度的仇敵之意識的先驅。但在「唐·璜」裏有不少對於資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攻擊，我們有根據可以假定，拜倫之社會與政治的見解，近其終年，帶有世紀的進步趨向的精神。「銀行家——我們現在的寡頭政治。他們的資本給我們以法律；或者他們鞏固國家，或者動搖古代王座。」可惜，詩人沒有說出他最後的，或者是最有意義的話。他想要在「唐·璜」裏指示「民衆，怎樣經過完全腐爛的障礙，他們可以得到自由。我的方案——秘密」這個秘密他帶進墳墓了。……」

柯根又說：——

「……浪漫主義的個人主義不能適應拜倫的靈魂。他是獨特的浪漫主義者，他留予世界以那種以惡魔英雄的名稱而著名之典型的最鮮明的體現。」

——引文具見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世界文學史綱」。

由此可見，以拜倫爲首的「摩羅」詩派，是十九世紀時代的產物。像拜倫，他雖是出身於貴族，而反對着貴族糜爛的生活；他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物，却反對着資本主義下以利潤供少數人享受的事。所以表現在文藝上，作爲對貴族宮廷生活的反抗是——浪漫主

義；作爲對資產階級的罪惡的暴露是——寫實主義。這兩種雖是集於一身，却並不是衝突的，而是舊的社會沒落和資產階級的新生便又帶着缺陷的時期的必然產物。因爲他正是生在這新舊交替的階段。

魯迅先生的這篇「摩羅詩力說」，在表面上雖是鼓吹他這一派的「撒旦」精神，在骨子裏的意識上他也是有着拜倫的唾棄舊時代不滿新社會（指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的。——因爲那時的中國，滿清的統治已經腐朽糜爛，而對於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他又發現了它的缺陷與罪惡，所以他這篇「摩羅詩力說」；是主張以「摩羅詩力」來鼓動人民在兩者以外建立起一個自由幸福的邦國。

徐錫麟被殺  
與范愛農

在這一九〇七年，除了發表這幾篇文章以外，還開始學習俄文，教師名叫孔特夫人（Maria Kondé）大約是虛無黨人，因革命逃到日本的，住在神田，當時同去學習的，除先生兄弟外，有許壽裳先生及陳子英（濬），（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汪公權等人。後來陳子英先退，陶望潮要到長崎跟俄人學造炸藥，也走了，只剩先生等四人，終因財力不繼，無法支撐而散。

又和許壽裳先生繼續學習德語，先生所說想到德國去，也許正是此時的打算，可是也僅是『打算』而已。（蘇聯史丁堡著「論魯迅及其作品」一文說先生曾留學德國，是錯了，該文似還有錯誤的地方。）

這一年的五月廿六日徐錫麟（伯蓀）刺殺安徽巡撫恩銘，魯迅先生在東京看到報上登載這消息以後，極為興奮。不久，秋瑾在紹興被殺及徐錫麟『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的消息都來了，於是同鄉會開會，主張發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清政府的無人道。因此魯迅先生曾與不主張發電報的徐錫麟的學生范愛農大起衝突。——由此也可見到魯迅先生對革命者的同情，以及對滿清政府的憤恨。

秋瑾在東京留學的時候，因為是與魯迅先生同鄉的關係，常到先生宿處談天。對於她的死，魯迅先生深為悼惜。

「說文解字」

一九〇八年，先生因慕章太炎先生的道德文章，以及光輝的革命事蹟，及與許壽裳，錢均甫（家治），朱邊先（希祖），錢德潛（夏，後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周作人一共八個人，每星期到小石川的民

報社從太炎先生聽講『說文解字』。

「域外  
小說」

集」兩冊出版。

同年，先生開始翻譯國外新文學作品，到一九〇九年集成「域外小說

先生在民國九年爲這書又作過一篇新序，述及當時譯書出版的情況道：——

『我們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爲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爲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却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按這兩冊書的印，是蔣抑卮（鴻林）代付的錢。）當初的計劃，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紹介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又在原書序中說道：——

「『域外小說集』爲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期弗失文。

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囿，必將掣然有當于心，按邦國時期，猶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瀾與，而性解思維，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暮之感矣。」

這兩冊書裏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思尼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共十六篇。

安特列夫  
的影 響

先生所譯的是俄，安特列夫 (Leonid Andre Jev) 的「謾」「默」兩篇，迦爾洵 (V. Garshin) 的「四日」一篇，都是根據德譯本所重譯。其餘的均爲周作人所譯。

「謾」，是借一對男女，寫出這「謾」的無所不在。「謾」就是「欺詐」，篇中寫的這位男主角，熱愛着一個女子，而這女子口中雖說着「吾愛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可是她終於走進一位「偉美傲岸」者的懷抱。男子苦痛悲哀到極點，希望有「誠」來援救，可是「謾」乃永存，謾實不死。大氣阿屯，無不含謾。當吾一吸，則鳴而疾入，斯裂吾匈，嗟呼！特人耳，而欲求誠，抑何愚矣，傷哉！」

「默」是借伊革那支夫婦的愛女威羅的天亡，寫出「默」的使人窒息的氣氛。

「默」是優傷悲哀到極至的表現，威羅是這樣默然死去的，伊革那支的夫人因愛女的默然無語的死去，也變成一位默無一語的人；伊革那支也到處碰到沉默的答覆，以至於瘋狂。結果是這『……荒涼蕭瑟之家，則幽默主之矣。』

這篇據魯迅先生的介紹，是安特列夫的成名之作。

兩篇對照看來，便可以看出安特列夫以藝術的手腕，寫世中兩種令人難堪的特性：「謾」的存在，使人們失却了真誠；「默」的存在，使人們無法彼此（甚至於父子夫婦）了解心境。

魯迅先生之所以愛看安特列夫的作品，原因大約就在於他能表現這種人間的缺陷，他所以那時翻譯這兩篇東西的動機，大約也是親身會感觸到這兩種東西的存在緣故罷。

在一個舊社會沒落，舊道德隨之漸逝的時候，新社會（指資本主義社會）興起，而帶着自身的缺陷走來的當兒，新道德也無法確立，於是「謾」成了無所不在的存在者。真誠因而幾乎絕跡。不願意跟從「謾」的人，便大多沉默起來。（實際上是無言的反抗）。不

『謾』不『默』的人，當然也有，那便是成爲時代的先驅，呼號戰鬪的革命者。

安特列夫是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的俄國作家，他將世紀末『俄人的心裏的煩悶與生活的暗淡，都描寫在這裏面。他是使象徵印象主義與寫實主義相調和。』（引語見魯迅先生在『黯淡的煙靄裏』譯文後的作者介紹。）他便是以這種題材與技巧，寫出廿世紀初因經濟關係而產生的人性的缺陷。魯迅先生特別譯出這兩篇來，或者不是無因的。

而且從後來的魯迅先生的小說裏，看出他描繪着中國國民性的缺陷，大約也部分的受着安特列夫這樣小說的影響罷。

迦爾洵的『四日』，是寫伊凡諾夫參加俄土戰役受傷，在戰地度過苦痛的四日生活的事。實際上就是寫着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

迦爾洵曾參加了這次戰役，而且受了傷，回來以後，極厭惡這種無意義的戰爭，曾爲此瘋狂。——這篇文章，所以極能動人的原因也在此。

魯迅先生的翻譯這篇，也有着時代的意義的。他可以想像到日俄戰爭中士兵的苦痛，他並且親眼看到中國人在日俄戰爭中無謂犧牲的影片。他大約要這篇譯文，來暴露這種爲



皇帝貴族爭個人的財富的戰爭的慘酷與無道。

讀書與革命

這時魯迅先生除了聽講翻譯以外，便是讀外國的文學書籍，當時日本翻譯俄國小說還不發達，『比較介紹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們也用心蒐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我們便忙着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文學的介紹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一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購到的，所以沒有什麼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蘭，捷克，塞爾比亞，勃耳迦利亞，波斯尼亞，芬蘭，匈加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為主；其次是丹麥，璫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意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很有意思的事，但所買的法國著作，大約也只有佛羅貝爾，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爾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勒克蘭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託相模書屋向丸善書店定購，……德文雜誌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只能於舊書攤上求之，也得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麼 *Zeits*

Freudene Zungen (記不清是否如此)的一種，內容最好，書中有一篇批評荷蘭凡藹草的文章，豫才的讀『小約翰』與翻譯的意思，實在是起因於此的。(按後來便託丸善書店購來德文原書，當時想譯，却無力。見「馬上支日記」——作者。)

「這許多作家中，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列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係罷，雖然不能確說。此外有迦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花」則與萊爾孟托夫(N. Lermontov)的「當代英雄」，契訶夫(A. Tchekhov)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洛連珂

(V. Korolenko)……高爾基雖有名，「母親」也有幾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

響的却是果戈理(N. Gogol)，「死魂靈」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

「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

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理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於此。……捷克有納盧陀(Nerudo)扶爾赫列支奇(Vrchlicki)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

詩人不佛林多(Paivarinta)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牙利則有詩人裴兌飛

(Petofi sandor)……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小說「日絞手之綱」，從舊書攤得來已破舊，豫才甚

珍重之，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熱心讀其每日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虞美人草」，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曾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的「紅綠的鴨」一讀，似不甚感興趣。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沈重處乃自果戈理與顯克微支來也。豫才於拉丁民族的藝術，似無興會，德國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圖斯忒如是說」常在案頭，曾將序說一篇譯出登雜誌上，這大約是新潮罷。……」（引文見周作人「關於魯迅之二」，寫到這里，看見「文壇」上關於周作人的消息，真是令人要嘔吐，倘若依着感情，連這段參考材料，也想拋棄的。）

我們從這段記載裏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當時對於外國文藝愛好的趨向來，他是愛好舊俄作家深沈的反抗和無情的暴露，他是愛好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呼喊。靖華在「魯迅先生與翻譯」一文中說道：

「魯迅先生所以注重到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尤其是俄國的作品，就因為這些作品是爲人生

的，是叫喊和反抗的，是被壓迫者的辛酸，掙扎，呻吟，窮困的反映。這種「爲人生」的思想，不是他的文藝介紹工作的基因，而且是他全部文藝活動的出發點。」

的確是如此的，他的文藝介紹工作，是有選擇的，是有一定的目標的，是立基於『轉移性情，改造社會』這基本觀念之上的。

在同盟會的  
領導之下

魯迅先生這一時期除了文藝以外，因出入民報社的關係，認識了許多『同盟會』的人，而與徐錫麟等同組『光復會』的陶煥卿（成章）也因徐刺恩銘案亡命來東京，（清廷當時加給他的罪狀是：「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他在窮困時曾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糊口，不料這也是罪狀之一。）因爲同鄉的關係，常到先生的寓所或民報社談天，那時陶正連絡江浙會黨，計劃起義，章太炎先生常常戲呼他爲『煥強盜』，『煥皇帝』，他所談的都是某地不久可『動』的事，又託先生代爲收藏文件，票布，龍頭之類的東西。而且笑說：『填給一張王龍頭的票布如何？』可是結果先生既未加入同盟會，似也沒有入光復會，（「年譜」中作曾入光復會，知堂文中說並未加入，未知孰是？）這原因正如先生自己所說：——

『革命的領導皆是要有特別本領的，我却作不到。』

『革命者叫你去，你祇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却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作革命者。』

『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作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他又『看見某君泰然自若的和朋友談天談地，而當時當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實際行動着丟炸彈，做革命暗殺事情，當震耳的響聲傳到的時候，先生想到那實際工作者的可能慘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劇的可怖，就焦燥不堪，而回顧某君，却神色不變，好似和他絕不生關係的一般。使先生驚佩不置。』（見景宋先生「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一文）所以景宋先生說道：『這就是說明他之所以終生是一個思想領導者而不是實際行動者了。』

上面這一大段是記述魯迅先生由一九〇四年八月入仙台醫專起到一九〇九年六月先生歸國前的生活。這一時期，中國正處在革命爆發的前夕，我們在這里不得不追述一下歷史

事件。這一時期，中國已由半封建自保持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過渡到純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革命運動。上面已經敘述到一九〇四年東京留學生在興中會影響下的活動情形，到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國同盟會便正式成立於東京（該會創始於歐洲德法比三國），在第一次開籌備會的時候，除甘肅一省外，其餘十七省皆有人到會，中山先生當時說道：『革命黨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

又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為誓辭。經大多數人贊成，便舉行宣誓入盟手續。

七月十三日，留學界開大會歡迎中山先生於麴町區富士見樓。到會的有千三百多人，留學界公然開大會歡迎革命黨魁，這是第一次。

不久便開第二次同盟會成立會，正式選舉中山先生為總理。

這年九月八日留學界又開『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

這年十月二十一日（陽歷十一月二十六日）民報第一號在東京出版。

第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六月間章太炎由上海出獄，同盟會預派龔練百等到上海歡

迎章先生東渡，七月十五日留學界在神田錦輝館開會歡迎，到會的有兩千多人，民報從六號起，由章先生擔任編輯。

這年十月十二日（陽歷十二月二日）在錦輝館開民報一週年紀念會，到會的有六千人，是留學界空前的盛舉。這會由黃克強先生主席，章太炎先生讀祝詞，詞中有這樣的警句：——

「……自茲以後，惟不懈益厲，爲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鑄吹，流大漢之天聲。白日有滅，星球有盡，種族神靈，遠大無極。……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虜酋愛新覺羅氏之命。掃除腥羶，建立民國。……嗚呼！發揚蹈厲之音作，而民興起。……」

這天中山先生也參加這會，並且在演說中始談民生主義及五權憲法。因之引起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的非難，兩報筆戰經年，到十九號民報才停止。

從這一年起到戊申（一九〇八年）止，留學界革命書報隨民報興起的有「復報」，「洞庭波」，「鵑聲」，「雲南」，「漢幟」，「日華新報」，「漢風」，「河南」，「大江報」，「天義報」等。



一九〇七年，清政府因看到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活動，便照會清公使要求日政府讓中山先生出境，中山先生便被迫離日。

這年六月八日，梁啓超等也在錦輝館開政聞社成立大會，結果他們本身只有百十人，而革命黨員却到了千多人，把會場搗散，梁啓超還挨了一隻木屐。

那時還有一部份人把名子也改成『撲滿』『打清』，魯迅先生後來在某一文中說道：『……可見那時候對於光復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這些事實，都是說明這一時期在海外的革命策動地的活動情形。而在國內，則有一九〇五年的吳樾謀炸五大臣事件。一九〇六年的湖南瀏陽事件，南京的黨獄，雲南兩廣的六次起義，一九〇七年的徐錫麟刺殺恩銘，秋瑾的死義，……——這些都是在同盟會直接影響及策動下的革命行動。

寫了這段史實以後，我們再同魯迅先生這期的生活作一對照，便知先生這時的趨向，已經在光復會，同盟會這一面了。——他愛看的是民報，崇敬的是章太炎等，參加的是同盟會領導下的各種集會，接觸的人，是光復會，同盟會會中的健者……。雖然他對政治組



織沒有實際的參加，而在文藝的一面，他已經由他的筆來爲民族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呼號喊叫了。

## 第四章 歸來與出走

爲了  
母親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六月，魯迅先生因爲他的母親和幾個別人希望他有經濟上的幫助，便回到中國來了。

所謂幾個別人，就是指着周作人夫婦，因爲這年春作人在東京結婚，生活上需要哥哥資助。因此他後來在杭州任教，他自己的生活在東京很簡單，薪水節省下來，常常寄錢到紹興和東京兩處去。（據許壽裳先生談述。）

辮子  
的事

在「病後雜談之餘」中，曾記了一點當時的情況：——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

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祇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因此他就索性不裝假辮子了但是：

裏通  
外國

「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祇以爲訪友作客，纔有待遇的，這時纔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默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爲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的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爲什麼；大則指爲「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于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辮子，那麼，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況，由這一段記載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概，然而魯迅先生毅然的帶着他復仇用的匕首。（詳見孫伏園先生「關於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文。）走進這黎明前的黑夜裏。

杭州兩級師範

最初他便背着『假洋鬼子』的稱號，走進了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當時的校長是沈鈞儒先生，教務長是許壽裳先生，魯迅所擔任的功課和職務是：日語翻譯和化學生理學的教員。

那時兩級師範請的有幾位日本教師，講義以及上課堂都需要翻譯，魯迅先生與夏丏尊先生同時在這校裏擔任這種職務，魯迅先生擔任的是生物學科方面的翻譯，另外兼任幾點鐘生理學和化學的課，自己在課外便研究植物學和文學。

翻譯的職務，是費力而不易討好的，而魯迅先生却得到學生的尊敬。他以文言文譯的動植物學的講義，就很被稱贊。

生殖系統與輕氣炸裂

他教生理學的時候，曾因學生的請求，加講『生殖系統』，這在當時幾乎是駭人聽聞的事。可是他却坦然的去教了，不過先向學生講了一個條

件，就是不許笑，他曾向夏先生們解釋道：——

『在這些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因為講的人的態度是嚴肅，如果有人笑，嚴肅的空氣就破壞了。』

這次講的情形很好，別班的學生因為沒有聽到講，還紛紛的來索講義看，魯迅先生指着剩餘的講義對他們說道：『恐怕你們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

原來他的講義，寫得很簡，祇是講授大綱，而且還故意用着許多古字代替某些事物的。例如用『也』字表示女陰，用『了』字來表示男陰，用『午』字表示精子……。在無文字學素養和未曾親聽過講授的人看來真成了一部天書。

他教化學的時候，也有一事可以在這裏一述。

有天，『他在教室裏試驗輕氣的燃燒，因為忘帶火柴，在出去拿火柴的時候，他對學生說：勿動收好了的輕氣瓶，以免混入空氣，在燃燒時炸裂。但是取火柴回來，一點火，居然爆發了，等到手裏的血濺滿了白的西裝硬袖和點名簿時，他發現前兩排祇留些空位，這裏的學生，想來是趁他出去時，放進空氣之後移下去的，都避在後面了。』

所以孫福熙先生曾說道：——

『魯迅先生是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的愛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爲愛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愛人，不給人以輕氣混入空氣燃燒時就要爆裂的知識，他不至被炸破手。』

那時他在學校裏，是爲同事們所敬好的一個人，他曾爲他們講着『海外奇談』，這個奇談的內容，是同事們爲他出的題目，要請他講講在日本學醫時解剖屍體時的情形。他說，他曾經解剖過不少的屍體，有老年的，壯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經驗，最初也會感到不安，後來就不覺得什麼了。不過對於年輕的婦人和小孩的屍，當開始去破壞的時候，常會感到一種可憐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屍體，更覺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氣拿不起解剖刀。——夏丏尊先生記了這段往事以後，他說：

『我曾在這些談話上領略到他的人間味。』

他在校中的態度很嚴肅，但在和同事們談話時，常露笑容。對他於官吏，非常憎惡，常模擬官場的習氣，語調，引人發笑。例如『今天天氣……哈哈……』在那時便已講到。

衣服木瓜會  
和吃燒鴨

他每天睡得很晚，夜間看書，尤其是文學書。這時烟已經抽得很厲害，夜間因為睡得晚，需要吃點東西。所以每晚打寢鈴以後，校工陳福，總是給他拿來強盜牌的紙煙和條頭糕。星期六的晚上，更預備得充足。

這時他對於衣著，便不講求，一年之中，幾乎有半年是穿着廉價的洋官紗長衫，從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穿到重陽。

『他那時已經留鬚，服裝是西式，是舊的學生裝，但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中山裝，這是他個人獨出心裁，叫裁縫做成的，「全集」第八冊便登着一張這個服裝的相片。

『還有軼事幾則：（一）木瓜會的紀念，兩級師範的校長是沈鈞儒先生，後來沈先生因為被選為浙江諮議局副議長而辭去校長。繼之者是夏震武，以道學先生自命，喜歡擺架子，就職的第一天，便和職員們起了衝突，於是全體教員哄堂大笑而散，魯迅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個。他的同事有許壽裳兼教務長，朱希祖，張宗祥，夏丏尊，錢家治·章嶽·張邦華，馮漢叔，胡濬濟，楊乃康……等，統統搬出了校舍，表示決絕，使得夏震武只好辭職。事後，他們戲呼夏震武曰「夏木瓜」，回校後，有「木瓜會」的紀念。（二）吃燒鴨的豪舉。他和另外兩個友人，因為聽說大井巷聚豐園燒鴨

之美，便豪興大發，僅僅三個人，吃了一隻大鴨子，還吃了許多別的菜。」（這一是在許壽裳先生寄來的材料，在服裝一點上同夏先生所述的有些不同。）

他在這校裏作了一整年的事，其中四月間，先生的祖母蔣太君去世，也許回家了一趟，「徬徨」中的「孤獨者」一文，我疑心有先生的影像。

紹興府  
學堂

第二年他便到了紹興，任紹興中學堂的監學和教員，一面自己還繼續作植物學的研究。——其時是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八月，先生三十

歲。

還擊與  
退却

那時的紹興中學堂還稱爲『紹興府學堂』，學校中的同事與學生，地域觀念還很重，先生擔任的是監學，有時不免要開除學生的，而開除了某縣的學生，便有某縣的教職員擠來說情，先生當時的態度，是『第一步厚重寬大』，萬一因此上了當，『別人對他太不厚重寬大時，他的還擊的力量往往是很可觀的』。孫伏園先生曾記出當時詳細的情形：——

「上當以後的一個對策是還擊，又一個對策是退却。紹興府學堂的教職員們常常發起星期日



乘畫舫到禹廟蘭亭去遊玩，魯迅先生也就隨喜他們。畫舫的規模很宏大，有三艙，四艙，五艙的分別：每艙有明瓦，上有名人書畫的遮陽。艙內有桌椅，有茶煙，也有廚房，魚蝦菜蔬沿途可以買到。人在畫舫內，宛如置身教室，如有不同，只是窗外的景物時時變換而已。在這種逸豫優渥的環境中，人們最易聯想到的是不正當的娛樂。畫舫裡面本備有各種賭具，只要乘客一開口，就可以拿出來玩耍。這群教職員當中，只有魯迅先生沒有辮子。消息傳到城裏，說畫舫中還有一個和尚，社會間即刻想到府學堂的教職員們借遊山水爲名而在畫舫中賭博。魯迅先生上當之餘，只有退却。從此他不再隨喜他們乘畫舫遊山水了。

『所謂「和尚」者，那時的裝束與真正的「和尚」也不完全相似。許多留日回國的學生，爲適應國內的環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辮子，那些沒出息的，覺得這樣還不够，必須隔兩三天到理髮舖爲假辮子理頭髮，擦油，使人驟然看不出辮子的真假。魯迅先生是一個革命者，當然決不肯套假辮子，頭髮也不常理，平時總是比現在一般所謂平頭的更長約五分的亂簇簇的一叢，鬍子是已經留了的。身上有時穿西服，有時穿長袍。所謂長袍者，大抵是灰布的；冬天是灰布棉袍，春秋是灰布夾袍，初夏是灰布大褂，夏天是白色竹布或洋紗大褂。褲子大抵是西服式的。皮鞋是東方式。像現在

的軍服中的皮鞋，黑色而無帶，便於穿脫。此外，魯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傳」中所謂哭喪棒。下雨天，仿照西人的方式，用布傘，不用那時一般社會通用的油紙傘。皮鞋原可兩用，雨天不再用那時一般社會通用的釘靴或釘鞋，也還沒有現在一般社會通用的橡皮套鞋。「和尚」的裝束大致如此。」

從這一段珍貴的記載裏，可以看到魯迅先生當時的生活方式與服裝，儀表等等的情形。

他對人寬厚，而不是對一切都容忍，在別人以他寬厚可欺而加以凌辱時，他便毫不留情地加以還擊；他的『退却』，只是戰略上的一種對策，却不是棄甲曳兵而走；他的服裝儀表，更說明着他的真誠的態度，他唾棄虛偽，不在身心以外，加上可以代表某一身份的裝飾。

大約就在這一時期，還可以從後面一件小事中，看出他『還擊』的精神與勇氣。

踢鬼與  
剪辮

那時他的家和學校的距離很遠。中間有一條近路，是經過義塚的。有一天晚上，在學校裏弄得時候遲了，回家時心裏想：走那一條路呢？他選

定了近路走去，兩邊草很高，忽地看見正面有個白東西毫不做聲地走近來，而且漸漸變為矮小，終於成爲石頭那樣不動了。他當時有些躊躇，這樣深夜，那還會有人在這樣地方行動，大約是所謂『鬼』罷？對這惡物的襲來，是『還擊』還是『退却』呢？短時間的決定，還是衝上去，而且走到這白東西的旁邊，用硬底皮鞋先踢了出去，結果那白東西啊啞一聲，站起來向草中逃去了。却原來不過是個做小偷的人。（按蕭紅所記有誤，這是由許壽裳先生改正）。——雖然，『鬼』沒有先動手，可以不算作『還擊』的，可是這個所謂『鬼』的恐怖，已經先襲擊了他。——魯迅先生後來說了這件往事以後，便笑着講道：——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變成人了。』

還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他作爲『戰略』用的『退却』主張的事。

那時紹興的知府，還是滿洲人，他每到學校來，總是注意着魯迅先生的短髮，故意和他多談話。不久，學生之中，也起了剪辮風潮了，魯迅先生當時的主張，是不必剪，而學生問他『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他却假思索的答道：『沒有辮子

好！」於是向來沒說過他「裏通外國」的學生，這時却說他「言行不一致」了。他在當時爲什麼不主張學生剪辮子呢？那原因可以猜想得到，是剪了辮子，並不是就算革了滿清的命的。何必在沒有其他實際的動作之先，先弄成了『葫蘆瓢』，惹人注意呢？——這種『戰略』『退却』主張，當然不會爲熱情衝動的青年學生所諒解，所以他便背了『言行不一』的毀謗。

魯迅先生就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之中，又度過了一年「孤獨者」中所寫的『山陽』情況，也許就是這『山陰』的面貌罷？他終於不能再在這裏待下去，又要另謀職業了。其間會想到一家書店去作編輯，然而被拒絕。就在這時，『辛亥革命』起來了。

辛亥  
革命

滿清政府的昏庸腐朽，這時已達到必然崩潰的階段，前此雖有『洋務』『維新』等等的續命湯，固無補大局，就是西太后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所下的變法令；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的預備立憲詔（預備立憲期爲九年），光緒三十四年的頒布御用法大綱，宣統即位，又將立憲期縮爲五年，這些都是騙局，都是一紙空文，都是想苟延殘喘緩和革命的手段，可是結果，仍是無救於死亡。

在另一面，我們看到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有黃興的運動廣州新軍起義；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廣州的起義；這時又因清廷的私售鐵路給美國，又向英美德法日的大借款，又有頒布鐵路國有政策的命令，便引起了川鄂湘粵等地人士的公憤，於是首先有川地的罷市，罷課，罷捐，罷稅的運動，繼之便有各地的躍躍欲試的革命暗潮，滿清政府不但不覺悟，反而想以暴力壓制，結果武昌民軍於十月十日晚首先發動，趕跑了鄂督瑞澂，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各地革命黨員聽到了這個消息，便四起響應，不過一月，民軍起義的事件已經有十幾省，兩月以後，全國各地，都插遍了革命的旗幟，滿清政府，便由此土崩瓦解！

不久，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臨時總統選舉會，舉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中山先生生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到南京就職。中華民國經過了許多人的流血犧牲，這時才正式的建立起來。

浙江是十一月四號（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民軍起義的。三日夜咨議局副議長沈鈞儒先生曾入撫署，請增韞將旗營兵士，編入民籍，宣告獨立，以免戰禍，可是遭到拒絕。四

日夜二時，民軍奮起，便活捉了增韞，佔據了軍械局及砲馬輜各營，五日改咨議局爲軍政府，公推湯壽潛爲都督，浙江光復，便這樣的成了功。

紹興光復  
及王都督

紹興的光復，也就在這時。據景宋先生所記，魯迅先生在光復軍還未到紹興的時候，他非常的高興，因爲當時『人心浮動，先生曾召集了全校（此校按時間算，應該是指紹興府學堂，即紹興中學，可是按先生自傳看來，似乎此時已所謂「走出」。滬地淪陷，景宋先生被敵寇逮捕，無法詢問，只好存疑。——作者）學生整隊出發，在市面上遊行一通，來鎮靜人心，結果大家當作革命軍已經來了，成爲垂手而得的紹興光復。（看這情形，似爲當紹興師範學校校長時的事，不然以一個監學就召集學生出去遊行，並不是不可能而是不盡可能。且看景宋先生文字，似爲光復以前，他就作了校長，而「年譜」及「范愛農」一文中先生却說是光復後才任校長，那麼，景宋先生這文里，怕有時間上的差錯。——作者）

光復後的第二天，魯迅先生曾同范愛農到街上去看光復後的情形：——滿眼是白旗，而骨子裏還是照舊的。軍政府是舊鄉紳組織的，鐵路股東作了行政司長，錢店掌櫃作了軍

械司長，……——這種換湯不換藥的革命，引起了一般青年的不滿，結果在嚷了一通之後，王金發帶兵從杭州來了。來了以後，就為閒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作其王都督來，『在衙門裏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放在校長  
飯碗旁邊

王都督把魯迅先生擺在師範學堂堂長的飯碗旁邊，而且給了他二百元校款。（景宋先生文中記着都督黃某，想就是此人。）他於是請了范愛農作學監。

帳房先生的  
奇遇

對於舊任的帳房，先生不但不去查帳，而且留他任原職。當局原對舊任校長不滿的，希望新任查出他的錯來，作一堂堂的處理。所以帳房先生極為恐慌，後來他聽到新任對他留任的話，簡直不相信是真的，後來證實確是真的以後，認為是奇遇，逢人便說。

卷上的  
批語

魯迅先生到校和學生初見的一天，據當時在這學校裏作學生的孫伏園先生記道：——

「穿一件灰色棉袍，頭上却戴一頂陸軍帽，……現在推想起來，大概是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制



服罷。魯迅先生的談話簡明有力，內容現在自然記不得了，但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

「魯迅先生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學生們因為思想上得了魯迅先生的啓示，文字也自然開展起來。大概是目的在於增加青年們的勇氣罷，我們常常得到誇獎的批語，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賀南京政府成立並改用洋曆一類题目的文後得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八個字，……」

### 「懷舊」

「懷舊」。是回憶他九歲時從『禿先生』受教的往事。

在這篇小說裏，他寫出了私塾先生的虐殺兒童的情形，寫出私塾先生圓滿處世的『遺傳』，寫出私塾裏面令人窒息的氣氛，也寫出私塾外的風光人物，以及兒童的自由天地，……。是一篇充滿着諷刺與幽默的寫實文字。雖說還是用文言寫出的，而寫人物寫情景，都極飽滿盡致，與先生後日的著作，有着同樣的風采與格調。

這第一篇小說，後二年在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中刊出，極得編者鐵惲樵先生的贊許，在大加圈點以後，還來個評語，說是：『曾見青年人纔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



餽釘，無有是處，極宜以此等文字藥之。」

一角又  
兩銅元

魯迅先生這時生活在青年的群中，以及自己可以得着寫作的時間，雖說是快樂的，但學校以外的事，苦惱着他，使他終於還是『出走』。事情是這樣的。

王金發這人據「清鑑」所載，他乃是嵊縣的會黨中人。曾經同竺紹康徐錫麟等發生過關係，時間是在一九〇七年，徐在紹興府辦大通學堂的時候。他原是『綠林大學』出身，後來得了光復的光，昂然的走進紹興，初來的時候，『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而他帶來的些『小羅賓漢』也『故態復萌』了。以至於魯迅先生去見這王都督的時候，連外衣都不能放心掛在客廳的外面，若是這樣，『小羅賓漢』們，就會順手牽羊的拿了去。——在這樣的都督，士紳，……統治之下，當然還是不行的，於是就有青年來找魯迅先生，說是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要請魯迅先生當發起人之一，結果答應了。

五天後出了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裏面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罵了十幾天，都督當然火了，說是他們詐取了錢，還罵他，便要用手槍對付，魯迅的母親着了慌，叫他不要出門，魯迅先生却不以為然，覺得殺人的事總不是這樣輕易。殺到底是沒殺，而再去要校款的時候，都督却大發脾氣，說別人都把錢送我這來，他反而要拿去，好，再給他一些，下次沒有了。這樣又取來二百元之後，魯迅先生說：我既不會變錢，又不曾送去，只好連學校一併交出。四百元錢，維持了半年，還結餘一角又兩銅元。——便如此的完結了校長生活。

股本與少年

王都督所說的『詐財』，也不是無因的，不過不是指着魯迅先生所用的校款，而是在報紙罵了幾天之後，都督便送去了五百元。少年們在會議之後，決定收他這錢，而且還罵。魯迅先生由范愛農口中聽到這消息，便去問這事的真假，結果是真的。魯迅先生便說了幾句不該收這錢的話，於是惹起一位名為會計的質問：——

『報館爲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魯迅先生這樣說。

『不是股本是什麼？』

魯迅先生便不再說下去了，他在回憶文中說道：——

『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性命，不肯爲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魯迅先生在校內既不能變錢維持，在校外又碰了這般少年振振有辭的釘子，幸好那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先生任教育部長，許壽裳先生已在那邊，有信來要先生往南京。便決計去教育部任職。向都督辭職，當然是照准的。先派來一位拖鼻涕的接收員接收，又派來一位孔教會會長傅力臣繼任校長。——魯迅先生便是這樣滿懷失望，兩袖清風的到了南京。

『草字頭  
一路的』

從這裏也看到正如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他聽到人家說：『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後來看到實際情形，果然如此。因爲『辛亥革命』只是

在軍事上成了功，而政治上因為沒有從基礎上發動民衆，各地軍政府一成立，官僚，軍閥，士劣，以及『羅賓漢』之流，都投機到統治的機構裏，把先烈的血，做爲他們享受的酒，高歌狂飲，大搜大刮起來。不怪中山先生從事革命以來，失敗十次以上，而從未說過灰心的話，但是看到『辛亥革命』成了功，他反而在後來的講演中（民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講）『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敘述當時的心情道：——

「我當時觀察中國形勢，我已經承認吾黨立於失敗之地位，我當是時，極爲悲觀。……」

魯迅先生在後來的文中，也有多次提到『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在『華蓋集』

「補白」一文中說道：——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的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

銀桃子與  
宣德爐

「阿Q正傳」中的『阿Q革命』與「不准革命」也正是暴露這一時期的投機份子的活躍。連趙太爺的兒子趙秀才也化了四塊錢『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他的革命，只是同『錢洋鬼子』去打碎了『靜修庵』中的『皇帝萬歲』

萬歲萬萬歲』的龍牌，而且順手還弄回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鑪』。

失望中  
的出走

先生。』

魯迅先生多年的盼望，得到這樣結果，怎能不使他灰心失望呢？——所以我以魯迅先生懷着失望的心緒到了南京，結束我這篇『民元前的魯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寫起

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第一次寫竟。

三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改寫完成。

于金剛橋旁草棚。

## 民元前的魯迅先生

景 宋

魯迅先生是健談的，凡是時常和他見面的朋友多知道。在授課或講演的時候，他能够出神入化地講，引得人們哄笑，而他自己却並不笑。但是在和私人談話，他就會帶講帶笑，說到高興時，還會有響震屋宇的格格的軒朗笑聲，似乎把一切的沉悶都驅逐去了。同時也會在這情境之下展示他生命的一頁。

在東京求學時代，不但留學生多，因為地理的便捷，經濟的減省，比較地更是政治運動者的大本營，而先生也適逢其會在那一時，地，和許多人接觸。

浙江革命領袖陶煥卿先生，因為同鄉的關係，時常來往，對於革命的舉動，因着自然

的耳濡目染，雖則知道得很清楚，似乎還沒有肯參加過實際行動，他總說：『革命的領袖者，是要有特別的本領的，我却做不到。』有一回，看見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談天說地，而當時當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實際行動着丟炸彈，做革命暗殺事情。當震耳的響聲傳到的時候，先生想到那實際工作者的可能慘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劇的可怖，就焦煩不堪。的確是這樣脾氣的，他對於相識的人，怕見他的冒險。（見「兩地書」）而回顧某君，却神色不變，好似和他絕不生關係的一般，使先生驚佩不置。所以他又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祇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却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夠做革命者。』在「兩地書」中，先生也曾說過：『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這就是說明他之所以終生是一個思想領導者而不是實際行動者了。

秋瑾女士，是同時的留學生，又是同鄉，所以也時常來訪。她的脾氣是豪直的，來到也許會當面給人過不去，大家對於她來都有點惴惴欲遜，但是假使趕快款待餐飯，也會風

平浪靜地化險爲夷。那時女留學生實在少，所以每有聚會，一定請她登台說話，一定拚命拍手。不幸遇害了，先生說：『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實她並沒有做什麼。』這情形是可能的。也許先生因爲痛惜她的死，因而更容易推論到她死的可惜了。

章太炎先生，國學非常之精醇，而又是一位百折不撓的革命家，先生的向他求學，不是志在學問，而是嚮往他的人格。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裏就明白地承認：『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爲他是學者，却爲了他是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聽的「說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記得了。』章先生的革命勳業，是人所共知的，而他的『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却是先生的『楷模』，終於先生也以『鞞的戰鬥』見稱於世，是真真能够得求學的真髓的。章先生對待學生，不是授課的時候，好似家人老友一般和藹相向，這種精神，先生也得其神似，所以終他的一生，對青年的態度純懇，是有所本的。

凡是跟着章先生研究『說文解字』或研究他的著作的，都知道他好用古體字。因之在魯迅先生譯「域外小說集」的時候，也不知不覺地採用了。但據魯迅先生說，章先生本來



不過偶然寫幾個古字，可是有一位最年青而又聰明的錢玄同先生，却時常會拿着書走向章先生跟前，指出還有那幾個字應該照古體的樣字寫，於是章先生點頭稱是，照改了。越改越甚，這就弄成後來的一些文章上所見到的特別現象。

魯迅先生對於章先生是很尊崇的，每逢提起，總嚴肅地稱他『太炎先生』。當章先生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時，曾經被逮絕食，大家沒法子敢去相勸，還是推先生親自到監獄婉轉陳詞纔進食的。後來章先生晚年行動，稍稍使人失望，先生却能原情度理，給予公允的批評，讀到他紀念章先生的文章，即令人起無限景仰，給予真正的估價。

一九一〇年，先生擔任紹興中學堂的教員兼監學，那時他不過剛剛三十歲，正年富力強的時候。辦事認真，學生們都畏懼他，胡愈之，孫伏園，宋紫佩等先生都是該校的優秀超卓者，而又是社會上知名之士。內中宋先生，比較沉着，他本來在求學時最先也是學生中反對先生者之一，大約因為做監學的嚴峻，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滿罷。不知怎麼一來，到後來倒是先生最知己的親切朋友，而且加入『南社』也是宋先生介紹的。不過對於『南社』的作風，先生似乎不贊同，所以始終是一個掛名的社員，沒有什麼表現，甚至連許多

社友也不大知道他是同志之一。

宋先生在短短的不滿意之後，對先生十分了解，後來一同在北平就事，以同鄉而又學生的關係，過從甚於親屬，許多事情，先生都得他幫忙。一直到現在，他的母親，還時常得到宋先生的照拂，所以先生時常說：『我覺得先同我鬧過，後來再認識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鬧之後，是不大會再好起來的』。這幾句話，拿來考察先生和朋友之際的關係，似頗的確。

一九一一年，就在辛亥革命的時候，紹興也光復了。那時的都督是叫黃某某的，是一位中國的「羅賓漢」而革命成功者。關於這位先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舉動，且不去說他。和先生也是朋友，正好先生在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那時的都督不少是操軍政大權，無所不管的，當然學校用款也祇得向黃都督面請了。總算不錯，時常特別給予通融。不過去見都督的時候，你的帽子，外衣却不能掛起再去的，小「羅賓漢」很多，他們會很親切地把哥哥們的朋友也看待和哥哥一樣，通融用起來，是毫不為奇的。漸漸外間對都督頗有微詞，甚至先生主持的學校的學生們辦的刊物，也居然略有對都督不敬的文章。據傳說

引起都督大大不痛快，幾乎要拿辦先生，理由是拿他的錢來辦學校反而攻擊他，怎麼可以呢。在有一次先生照例去領款的時候，都督說：『怎麼又來拿錢，人家都把錢送到我這裏來，你反而要拿去，好，再給你一些，下次沒有了。』『沒有錢怎好辦學校呢？我也不會變出錢來，更不會送去。』先生笑了笑結束了這經過，說：『我趕快辦交代，一切賬目都算清，結餘一角五分錢，一同連學校交出了。』

他的得任校長，是當局對前任校長不滿意，要他來繼任之後，可以從辦交代中，找出前校長的錯處，做一個堂堂的處理的。那曉得在先生就職之後，不但不查賬，而且連照例的賬房先生也不換。在捏着一把汗接待新校長的賬房先生，聽到叫他留任時，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聽錯。等到明白了是的確的時候，也却嘆爲奇遇，逢人便說。

辛亥革命的時候，先生承認沒有做過什麼工作，祇是高興得很。在紹興尙未光復之頃，人心浮動，先生曾經召集了全校學生們，整隊出發，在市面上遊行了一通來鎮靜人心，結果大家當作革命軍已經來了，成爲垂手而得的紹興光復。每逢談起，先生總帶着不少的興趣描述當時情景，就好像剛剛出發回來的那麼新鮮，感動。

# 魯迅先生年譜

許壽裳

## 凡例

一 先生自民國元年五月抵京之日始，即寫日記，從無間斷，凡天氣之變化如陰，晴，風，雨，人事之交際如友朋過從，信札往來，書籍購入，均詳載無遺，他日付印，足供參考。故年譜之編，力求簡短，僅舉犖犖大端而已。

二 先生著作既多，譯文亦富，另有著譯書目，按年排比，故本譜於此二項，僅記大略，未及詳焉。

三 先生著譯之外，復勤於纂輯古書，鈔錄古碑，書寫均極精美，譜中亦不備舉。

四 先生工作畢生不倦，如編輯各種刊物，以及爲人校訂稿件之類，必忠必信，貢獻亦多，譜中亦

從略不述。

五 本譜材料，有奉詢於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於夫人許廣平及令弟作人建人者，合併聲明。

二十六年五月

許壽裳記

民國前三十一年

清光緒七年辛巳  
西歷一八八一年

先生一歲

八月初三日，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姓周，名樹人，字豫才，小名樟壽，至三十八歲，始用魯迅爲筆名。

前二十六年

十二年丙戌  
一八八六年

六歲

是年入塾，從從叔祖玉田先生初誦「鑑略」。

前二十四年

十四年戊子  
一八八八年

八歲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卽夭，當其病篤時，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詢其何故，答曰：「爲妹妹啦。」

是歲一日，本家長輩相聚推牌九，父伯宜公亦與焉。先生在旁默視，從伯慰農先生因詢之曰：「汝願何人得贏？」先生立即對曰：「願大家均贏。」其五六歲時，宗黨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譽其小而靈活也。

## 前二十年

十八年壬辰  
一八九二年

## 十二歲

正月，往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懷鑑讀。

在塾中，善乘閒描畫，並收集圖畫，而對於二十四孝圖之「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獨生反感。先生外家爲安橋頭魯姓，聚族而居，幼時常隨母太夫人前往，得在鄉村與大自然相接觸，影響甚大。「社戲」中所描寫者，皆安橋頭一帶之景色，時正十一二歲也，外家後遷皇甫莊，小皋步等處。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前十九年

十九年癸巳  
一八九三年

十三歲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憂，自北京歸。

秋，介孚公因事下獄，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出入於質鋪及藥店者累年。

前十六年

廿二年丙申  
一八九六年

十六歲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 年三十七。

父卒後，家境益艱。

前十四年

廿四年戊戌  
一八九八年

十八歲

閏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

前十三年

廿五年己亥  
一八九九年

十九歲

正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路礦學堂，對於功課並不溫習，而每逢考試輒列前茅。  
課餘輒讀譯本新書，尤好小說，時或外出騎馬。

前十一年

廿七年辛丑  
一九〇一年

二十一歲

十二月，路礦學堂畢業。

前十年

廿八年壬寅  
一九〇二年

二十二歲

二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  
課餘喜讀哲學與文藝之書，尤注意於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前九年

廿九年癸卯  
一九〇三年

二十三歲

是年爲「浙江潮」雜誌撰文。

秋，譯「月界旅行」畢。

前八年

三十年甲辰  
一九〇四年

二十四歲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前六年

三十二年丙午  
一九〇六年

二十六歲

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婚。

同月，復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中止學醫。

前五年

三十三年丁未  
一九〇七年

二十七歲

是年夏，擬創辦文藝雜誌，名曰「新生」，以費絀未印，後為「河南」雜誌撰文。

前四年

三十四年戊申  
一九〇八年

二十八歲

是年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為光復會會員，並與二弟作人譯域外小說。

前三年

宣統元年己酉  
一九〇九年

二十九歲

是年輯印「域外小說集」二冊。

六月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

前二年

二年庚戌  
一九一〇年

三十歲

四月初五日祖母蔣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 前一年

三年辛亥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歲

九月紹興光復，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冬，寫成第一篇試作小說「懷舊」，閱二年始發表於「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

——註：以上月分均係陰歷。

### 民國元年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歲

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膺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員。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爲教育部僉事。

是月公餘纂輯「謝承後漢書」。

### 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歲

六月，請假由津浦路回家省親，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餘校「稽康集」。

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歲

是年公餘研究佛經。

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歲

同月輯成「會稽郡故事雜集」一冊，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同月刻「百喻經」成。

是年公餘喜蒐集並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歲

五月，移居會館補樹書屋。

十二月，請假由津浦路歸省。

是年仍蒐集研究造像及墓志拓本。

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歲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張勳復辟亂作，憤而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部。

是年仍蒐集研究拓本。

## 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歲

自四月開始創作以後，源源不絕，其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魯迅爲筆名，載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抨擊家族制度與禮教之弊害，實爲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鋒。

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 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歲

一月發表關於愛情之意見，題曰「隨感錄四十」，載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後收入雜感集「熱風」。

八月購公用庫八道灣屋成，十一月修繕之事略備，與二弟作人俱遷入。

十月發表關於改革家庭與解放子女之意見，題曰「我們現在怎樣作父親」，載「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後收入論文集「墳」。

十二月請假經津浦路歸省，奉母偕三弟建人來京。

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 九年

一九二零年

四十歲

一月，譯成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戲劇「一個青年的夢」。

十月譯成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小說「工人綏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 十年

一九二二年

四十一歲

二三兩月，又校「稽康集」。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 十一年

一九二三年

四十二歲

二月八日又校「稽康集」。

五月譯成俄國愛羅先珂著童話劇「桃色的雲」。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十二年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歲

八月遷居甄塔胡同六十一號。

九月小說第一集「吶喊」印成。

十二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

同月，「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十三年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歲

五月，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

六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稽康集」，並撰「校正稽康集序」。

七月往西安講演，八月返京。

十月譯成日本厨川白村論文「苦悶的象徵」。

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是年冬起爲「語絲週刊」撰文。

## 十四年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歲

八月，因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先生與多數教職員有校務維持會之組織，被章士釗違法免職。

十一月雜感第一集「熱風」印成。

十二月譯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爲「語絲」撰文並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及「莽原」雜誌。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講師，黎明中學教員。

## 十五年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歲

一月女子師範大學恢復，新校長易培基就職，先生始卸卻職責。

同月教育部僉事恢復，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慘殺案後，避難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園，與齊宗頤同譯「小約翰」。

八月底，離北京赴廈門，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滿於學校，辭職。

十六年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歲

一月至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說，題爲：「無聲的中國」，次日講題：「老調子已經唱完」。

三月黃花節，往嶺南大學講演。同日移居白雲樓。

四月至黃埔政治學校講演。

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

七月演講於知用中學，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學術講演會」，題目爲「讀書雜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樂及酒之關係」。

八月開始編纂「唐宋傳奇集」。

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居景雲里二十三號，與番禺許廣平女士同居。



同月「野草」印成。

滬上學界，聞先生至，紛紛請往講演，如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

十二月膺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之聘，任特約著作員。

同月「唐宋傳奇集」上冊出版。

**十七年**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歲

二月「小約翰」印成。

同月爲「北新月刊」譯「近代美術史潮論」，及「語絲」編輯。

「唐宋傳奇集」下冊印成。

五月往江灣實驗中學講演，題曰：「老而不死論」。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譯本出。「奔流」創刊號出版。

十一月短評「而已集」印成。

**十八年**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歲

一月與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資印刷文藝書籍及木刻「藝苑朝花」，簡稱朝花社。  
五月「壁下譯叢」印成。

同月十三，北上省親。並應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第二師範學院，第一師範學院等校講演。  
六月五日回抵滬上。

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藝術論」譯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嬰。

同月爲柔石校訂中篇小說「二月」。

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文藝與批評」譯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學講演。

十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五十歲

一月朝花社告終。

同月與友人合編「萌芽」月刊出版。開始譯「毀滅」。

二月「自由大同盟」開成立會。

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

此時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反動文人魯迅」。

「自由大同盟」被嚴壓，先生離寓避難。

同時牙齒腫痛，全行拔去，易以義齒。

四月回寓。與神州國光社訂約編譯現代文藝叢書。

五月十二日遷入北四川路樓寓。

八月往「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

同月譯雅各武萊夫長篇小說「十月」訖。

九月爲賀非校訂「靜靜的頓河」畢，過勞發熱。

同月十七日，在荷蘭西菜室，赴數友發起之先生五十歲紀念會。

十月四五兩日，與內山完造同開「版畫展覽會」於北四川路「購買組合」第一店樓上。

同月譯「藥用植物」訖。

十一月修正「中國小說史略」。

二十年 一九三二年 五十一歲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離寓避難。

二月梅斐爾德「士敏土之圖」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舊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聯』機關雜誌「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書院講演，題爲「流氓與文學」。

六月往日人『婦女之友會』講演。

七月爲增田涉講解「中國小史略」全部畢。

同月往『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請內山嘉吉君教學生木刻術，先生親爲翻譯，至二十二日畢。二十四日爲一八藝社木刻部講演。

十一月校「稽康集」以涵芬樓景印宋本。

博月「毀滅」製本成。

十二月與友人合編「十字街頭」旬刊出版。

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歲

一月二十九日遇戰事，在火綫中。次日避居內山書店。

二月六日，由內山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

四月編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評，名曰：「三閒集」。編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雜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錄譯著書目。

九月編譯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上冊訖，名曰：「豎琴」。編下冊訖，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完「兩地書」。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

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演。

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歲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被舉爲執行委員。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慶齡宅，歡迎蕭伯納。

三月『魯迅自選集』出版於天馬書店。

同月二十七日移書籍於狄思威路，稅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遷居大陸新邨九號。

五月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爲『法西斯蒂』暴行遞抗議書。

六月二十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有先生亦將不免之說，或阻其行，先生不顧，出不帶門匙，以示決絕。

七月，『文學』月刊出版，先生爲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編序之『一個人的受難』木刻連環圖印成。

同月『木刻展覽會』假千愛里開會。

又短評集『偽自由書』印成。

二十三年

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歲

一月「北平箋譜」出版。

五月校雜文「南腔北調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編序之木刻集「引玉集」出版。

八月編「譯文」創刊號。

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識者被逮，離寓避難。

十月「木刻紀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盜汗。病後大瘦，義齒與齒齦不合。

同月短評集「淮風月談」出版。

## 二十四年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歲

一月譯蘇聯班台萊耶夫童話「錶」畢。

二月開始譯果戈理「死魂靈」。

四月「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印成。

六月編選「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並作導言畢，印成。

九月高爾基作「俄羅斯的童話」譯本印成。

十月編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續寫「故事新編」。

十二月整理「死魂靈百圖」木刻本，並作序。

二十五年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歲

一月肩及脅均大痛。

同月二十日與友協辦之「海燕」半月刊出版。

又校「故事新編」畢，即出書。

二月開始續譯「死魂靈」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驟患氣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爲之選定蘇聯版畫。

同月編「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醫云胃疾，自後發熱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國鄧醫生來診斷，病



甚危。

六月，從委頓中漸愈，稍能坐立誦讀。可略作數十字。

同月，病中答訪問者O·V「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又「花邊文學」印成。

七月，先生編印之「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出版。

八月，痰中見血。

爲「中流」創刊號作小文。

十月，稱體重八十八磅，較八月一日增約二磅。

契訶夫作「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譯本印成。

能偶出看電影及訪友小坐。

同月八日往青年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

十七日出訪鹿地亘及內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氣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逝世。

## 後記

還是兩三個月以前的事了：大約是受到那一時期愛看專集和傳記的影響，覺得要想澈底了解某一作家的思想，生活，性格，以及文章等等，祇是讀他一兩篇或者更多的作品，還是不夠的；總須看看專集，看看年譜，傳記（沒有這些的，當然又作別論。）再能同當時的歷史作一對照，那麼，才能恍然悟出從前看他某篇文章所不能了解的地方，是說些什麼，是爲什麼而發。

淵明先生雖說他『好讀書不求甚解』，實則，他也寫過許多像贊，對於一個人，仍是有着系統的深刻的了解的。而我們去看陶詩，僅僅讀了幾首，便斷定淵明先生是位淡泊無

爲的人，仍是不妥的。必需看了他的傳記，全部的詩文，並看到晋家的歷史，才能發掘出他在那惡社會之下，不得不淡泊的原因。

因此，我便想到過去讀過的魯迅先生的作品，雖然有的讀過幾遍，而仍然感到沒有深刻的了解。這使我不得不在他的文字以外，去找尋可以幫助了解的材料。

我於是一面讀他關於回憶往事的文字（「朝花夕拾」及其他），一面我讀了許壽裳先生編製的年譜，以及許先生所寫的「魯迅的生活」（原爲許先生的講演綱要），又看了其他關於魯迅先生的文字；此外我就看了「清鑑」，「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中國近百年史教程」，「中國近代史」，……——這樣的看了之後，再來讀一讀「阿Q正傳」，或其他關於這一時期的文字，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

因此，也便使我想起把他的生活，他的作品，與當時的時代背景聯繫起來，寫出一點那怕只是資料性的東西，對於愛看魯迅先生文字的人們，或者有些微的補益吧，——於是  
我提起了筆。

x

x

x

x

我又每每想起，魯迅先生——這光輝着中國與世界文壇的作家，這思想界的先驅，這在人類爭取自由和幸福的鬪爭中的大旗手，……他離開我們快六年了，然而我們還看不到除『自傳』以外，有更詳盡的傳記來，這不能不算是件憾事。

這原因當然是有多種，我想其中之一，是熟悉魯迅先生早年的生活與藉以生活的環境的人是頗少了。

魯迅先生曾計劃過寫出他所深知的四代知識份子的長篇小說（四代是指：章太炎先生他們一代，其次是魯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當于宋陽等人的一代，最後就是現在如我們似的這類年齡的青年。）他當時曾為此說過這樣的話：——

「倘要寫，關於知識份子，我是可以寫的，……而且我不寫，關於前兩代恐怕將來也沒有人能寫了。」

這話是不錯的，這絕不是僅僅書本上的材料就可辦到，更不是一套洋八股扣上便可了事，似乎必需有那一時代的生活經驗，才可寫得有血有肉。

那麼寫魯迅先生的傳記，也需如此罷。——這樣說來，我爲什麼敢於提筆寫這篇彷彿

傳記似的東西呢？民元前一二年，我還是一個吃奶的嬰兒，怎能來體會魯迅先生民元前的生活呢？——實際上，我根本沒有打算這麼辦，我感覺缺乏這種能力，我只是寫出一篇資料性的東西，供人參考，略為減少一些將來寫傳記的人翻揀上的煩勞罷了。

可是，同時，我有一種奢望，便是想拿這篇不成樣的文字，來勾引出更珍貴的材料；尤其是希望像魯迅先生的老友許壽裳先生們，能藉着不滿意這篇東西的刺激，寫出一篇完整詳盡的傳記來，那就是這簡陋的東西，最偉大的收穫了。——我誠摯的熱望着。

x

x

x

x

這篇簡陋的文字，在第一次寫的時候，是連章目也沒有分的，祇是就現有的材料，加以編排，而限於戰時書籍的不易得，所以『現有』二字，又只限於我的室中，不過，重要的材料，如全集中魯迅先生自己寫過的事件，許壽裳先生幾篇珍貴的文字，以及夏丏尊先生（魯迅先生在浙江杭州兩級師範的同事。）孫伏園先生（魯迅先生在紹興府學堂任教時的學生。）以及紀念集中其他重要的記述，差不多都收羅在裏面了。至於民元前的史料，大都是從前面已經提過的幾本近代史中得來。——這樣把第一遍的草稿完成。

在第二次提筆的時候，因為從頭到尾看過幾遍的關係，便就着幾個自然的段落，分爲四章：

- 一、故鄉與童年（從降生到十三歲。）
- 二、由困頓走入異途（十三歲到二十二歲。）
- 三、海外八年（二十二歲到二十九歲。）
- 四、歸來與出走（二十九歲到三十二歲。）

這四章的材料，在穿插取捨上，是很難處理的。——當然是限於我的學識以及寫作技術。不過材料有的很零碎，那怕是一件極小的事，棄而不用，都覺得異常的可惜；用吧，實在不易穿綴得自然而且完整。這是一；

其次呢，歷史背景的描述，放在每一章的開頭，當然醒目，而與先生的生活，彷彿分成兩截，也覺得不妥；揉和在一起罷，則限於對當時的事跡與生活的生疏，勉強捏在一起，看起來似乎圓滿，而實際上怕會成爲不會捏『元宵』的人捏出的『元宵』，不等到下鍋，就會散了。而歷史的事，折成許多小截，縫綴上去，又看不到歷史變衍的痕跡來，所

以只好採取一個折中的辦法，寫到一個可以插敘，需要插敘的地方，就插敘一下。

再有就是寫的時候，是多引用原句好呢？還是自己加以縮寫，或者更事鋪張？這也是極困難的事，魯迅先生的回憶文字，簡直是好的詩篇，每句每字，都是千錘百鍊而來，使你無法增減，你想離開他的文字，自己加以敘述，那怎麼也敘述不了那麼好；你想隨便取擇一點，而他句與句段與段都是血肉相連，剪裁那段好呢？——所以，結果，我採取了多引原句的辦法，這絕不是爲着省事，而是爲了存真以及上述的困難。對於引用其他材料，也有同樣的情形。

×

×

×

×

寫這篇東西的時候，常常爲回憶的事停住了筆，往往就這樣的，對着小小的燈光，一根接着一根的廉價煙捲，吸得昏昏沉沉的無法寫下一個字去。

我想我還是要寫一點的，雖然是前年或者去年，在那個雜誌上彷彿看到一位英雄標出保護魯迅的旗幟來，那便是將魯迅先生保護在他的旗幟之下，別人連挨也不准挨的。別人要談一談同魯迅先生的交往，那便是想自抬身價；寫出關於魯迅先生的文字，那便是存心

想藉以自重。如此說來，除了這位關起門來保護魯迅先生的大將以外，不是任何人連這名字也不能提了嗎？我當時看了很奇怪，過後一想，也就索然了，因為這種洋場惡少的作風，早已有着先例的。

所以我還是要將『真實』寫出來一點。

在寫作之中，每每使我想起魯迅先生過去對我的鼓勵與幫助，尤其是在失業期間，他許多次的寄書，寄信，使我像是看到一幅極美麗的畫圖，這畫圖中是彩繪着一位慈祥的老人，拯救着一個陷落在生活的泥淖中的孩子，是黎明之前，是暮色蒼茫的時候呢？冷風飄動着他的髮絲，是荒原，是海濱，還是鬧市呢？他向着一個不熟識的孩子，伸出援救的手。——這情景我永遠的忘不了。將要隨着我葬進墳墓為止。

爲着紀念這一時期魯迅先生對我的援助和愛護，我便在又得着『飯碗』的那一年的春天，開始編輯先生的「序跋集」。因爲我覺得將可以從這本書裏，使人們看到他辛勤勞績的剪影。

他自己的全部著譯，他爲別人校正，介紹，出版的作品，海外出版關於他的著作，以



及他雖是寫了序而終未出版的書，……。都將在這裏看到精要的說明。因為他的序跋，不是吹噓，不是誇示，而是最好的提要，索隱和註釋。

我於是伏在一間風都吹得動搖的樓上，抄寫，幾乎是整半年的時間，才抄完了這二十幾萬字的『巨製』，當時我抬頭就可以看到浩瀚無邊的碧藍的大海，我便每每自言自語道：『魯迅先生的偉大無私和成就，只有這大海可以比擬吧！』

這書終於抄好了，然而它却遭到種種的不幸，到今天，怕連原稿也落在日寇的手中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稿子寄去的時候，先生正在大病以後，因為他答應添補許多外間不易找到的材料，所以來信說：『只好秋末再說』了。誰知這『秋末』還沒有到，先生便永遠離開我們而去了。在這後一年，抗戰的砲火響起來，接着兩三年中對這書沒有消息，前年得着景宋先生的通信處，寫了信去，才知這書曾有兩家書局要出版，後來爲着條件的關係，終於都未成功。接着便又交涉了一家，也未弄妥，去年秋季連接到景宋先生幾封信，說已決定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說是年底或可出版，可是到了年底，書的消息沒有，而孤島淪陷的消息却來了。接着便有景宋先生被敵寇逮捕的確息，又遲些時，上海友

人來信，更確實的訴說了這不幸的經過。漢奸，日寇，過去就曾經將魯迅先生墓前的柏樹拔去，磁像打碎，而今連這寡婦孤兒，以及藏書，日記，稿件，畫片，等等的一生心血所集的事物，都虜掠而去。——這種卑鄙無恥的醜劣行徑，就是什麼『王道』，什麼『共榮』，……等等名詞最好的註脚，同時也是對魯迅先生生前死後許多毀謗者有力的答覆。

因此，那本爲着紀念先生而編輯的「序跋集」也失却了消息。

現在，我想就以這本「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來作爲對先生的一個小小的紀念物罷。同時，採用了景宋先生一篇文字的題目，作爲這本書的名字，也想以此來表露出對景宋先生，以及海嬰無盡的懷念與憂思。

×

×

×

×

最後，我要以極榮幸的心情，來感謝魯迅先生的老友許壽裳先生。許先生在百忙中，把這本簡陋的東西，作了仔細的校正，指出錯誤的地方，談述着許多珍貴的過去未曾聽到看到的材料，（可惜有些爲着體會魯迅先生的意思，不能在書中插入。）更榮幸的，是許先生慨然允許爲這本不成樣的書寫着序言，使這書放着光采，彷彿土牆茅屋上照射着曙

光。——這絕非這本簡陋的東西所可招致，而是說述出許先生關懷故友的情深。這感激，也將非作者一人，而是無數魯迅先生的崇敬者的共同的心意。

還有，這書從搜集材料起直到出版，我得特別感謝沈衡山老先生的幫助。老先生是魯迅先生在杭州兩級師範教書時的校長，他爲向關係方面徵詢材料，發出許多封信：又不以這書簡陋爲嫌，一再願意介紹出版。這實是令人感激無已的事。

袁侃如兄爲作封面字，兩次易稿，不以爲煩（後因製版不易，始易目前之式樣——作者）。其他友人供獻寶貴的意見及助我搜尋材料，都可一併在此敬致謝忱。

末了，是希望看了這本不成樣的小書的先生們，能不吝的予以指正，並再告訴些珍貴的材料。——那感激就非僅作者一人了。